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3 N.1 總 86 2023/1



懸崖邊上的美國自由 P.2
America's Freedom on the Cliff Edge

如何善終？——死亡的智慧 P.6
How to Depart Well? - the Wisdom of Death

永生的視角——回應錢理群教授的序文 P.9
From the Viewpoint of Eternity—Responding to Professor
Qian Liqun's Preface

探索人類祖宗的奧祕：2022年的諾貝爾獎與聖經啟示 P.12
Exploring the Mystery of Human Ancestors: the 2022 Nobel Prize and
Biblical Revelation

你們要將所犯的一切罪過盡行拋棄，
自做一個新心和新靈。

以色列家啊，你們何必死亡呢？

以色列家啊，你們轉回，轉回吧！
離開惡道，何必死亡呢？

（以西結書 18:31, 33:11）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懸崖邊上的美國自由 America's Freedom on the Cliff Edge	2	劉良淑
如何善終? ——死亡的智慧 How to Depart Well? - the Wisdom of Death	6	郭英調
永生的視角——回應錢理群教授的序文 From the Viewpoint of Eternity—Responding to Professor Qian Liqun's Preface	9	陳宗清
患難中的標竿 Guideposts Amid Trials of Life	封底	蘇 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探索人類祖宗的奧祕: 2022年的諾貝爾獎與聖經啟示 Exploring the Mystery of Human Ancestors: the 2022 Nobel Prize and Biblical Revelation	12	潘柏滔
真理? 還是真相? 一種後現代之問 (4之2) Truth? Or Reality?: A Postmodern Quest (2 of 4)	14	謝文郁
“聖靈”與“幽靈”(五) 猶太人為什麼熱衷於共產主義運動? "Holy Spirit" and "Specter" (5): Why Are Jews So Obsessed with the Communist Movement?	18	李 靈
缺失的超越基督論: 評劉小楓神學中的 共產主義暴力問題 An Incomplete Theory of Transcendent Christology: A Critique on Liu Xiaofeng's Theology of Communist Violence	23	木 白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訪古思今: 土耳其與羅馬之行 (上) Fresh Reflections at Historical Sites: A Trip to Turkey and Rome (Part 1)	26	約書亞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Apart from You Nothing Good Would Happen to Me	30	皓 子

恩福

Blessings, Vol. 23, No. 1, January 2023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3年1月 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總86

出版者: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Editor: Ling Tia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Proofreading: Yan Cheng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Jessica Zhang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編輯 田 玲

特約編輯 徐志秋

校對 程 媽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張 東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5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網上奉獻: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Website: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大眾傳播/恩福雜誌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蕭康、許蒙惠、陳宗清、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陳愛光、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懸崖邊上的美國自由

劉良淑摘譯

遏止氣候變遷的重要性，現在已經成為全球共識。世界各國領袖為此召集峰會，提出減碳目標，即使有礙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因為人類是否能繼續生存在地球上，與此息息相關。然而很少人明白，「文化氣候變遷」卻是更重要的問題。它的影響所及，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命要素和內在能量。

美國文化氣候的劇變

現今的美國文化氣候正經歷巨變，嚴重的文化霧霾深深籠罩這個國家，讓人看不清楚方向，感到將要窒息。

美國素來標榜自己是「自由的國度」，在立國之初就喊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自由」是神給人類最大的禮物。美好的自由就是能真實地作自己，無論思想、發言、選擇、行動，都能獨立自主，且樂意為之負責。然而，由於美國的文化氣候這幾年迅速改變，使得這以「自由」為名之地，已經來到喪失自由的懸崖邊緣！

此時此刻，有心人士應當大聲哀鳴，敲響警

鐘，因為大多數美國人已將獲致真自由的因素拋在腦後，反倒去追逐引至敗壞和毀滅的幽靈。

美國原本以建立「有秩序的自由」社會為理想。當然，即使這樣的自由被大眾拋棄，整個國家也不至於立刻傾倒。然而，首先，美國引以為傲的「共和」將不復存在；接著，「民主」也將不再有任何實質的意義。至終，美國在歷史裡會成為另一個惡例，再次顯示：因著人性敗壞，自由的社會將腐爛不堪，人類的理想將蛻變為惡夢！

美國已經來到「自由」的生死存亡時刻。這個社會需要有領袖出來大聲疾呼，重新向百姓詮釋自由的重要原則，呼籲群眾回頭。唯有徹底的回轉，才能讓美國社會長久擁有真正的自由。

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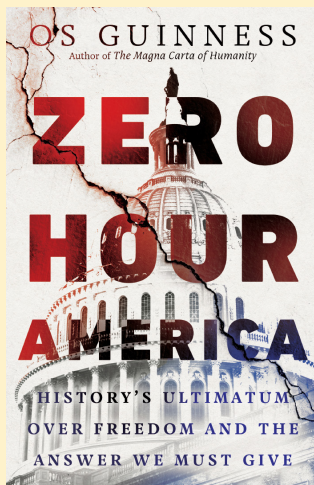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用「大實驗」一詞，來描述開國元勳們所鋪設的國家藍圖。他經常用一幅圖來表達自由的理想：百姓能「在自己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自在地生活。在他的著作中至少有 48 次提到這幅願景。這句話出現在聖經的不同經卷中，如彌迦書4:4，列王紀上4:25，撒迦利亞書3:10等，它激勵當年投身獨立戰爭的人士，為爭取個人自由、私有財產、穩固家庭、健康社區而奮鬥。

有些人嘲笑這個願景，因為他們根本瞧不起聖經。另一些人雖推崇聖經，卻認為這只是描述彌賽亞來臨之後的光景。不錯，彌迦書與撒迦利亞書的確是以這幅圖來形容彌賽亞時代，但在列王紀上，它卻是描述所羅門作王之時社會繁榮穩定的局面。

華盛頓晚年曾說：「我寧可住在自己的莊園，也不要作世界的王。」所以有人批評說，他這個說法不過是表達歸隱的心態，因為他更喜歡輕鬆自在地在鄉村當地主。但這類負面評論完全站不住腳。

華盛頓夢想的核心，乃是在講述一種理想狀態：每個人可以在自己的家和家鄉中，享受自由、

按：本文取自葛尼斯（Os Guinness）2022 出版的新書 *Zero Hour America: History's Ultimatum over Freedom and the Answer We Must Give* 第一部分第一至五章內容。



只有一件事能把美國連合起來，讓各種看法獨特、充滿行動力和改變力的團體互相合作，那就是「信仰」。
Only one thing can unite America and allow diverse group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apacities and actions to work together.
That is "faith."

獨立、樸實的生活，作工得酬，安全有保障，日子過得和平、豐收、滿足，良心也能自由。

這幅圖畫，與劃一性、強制性的社會截然相反；它強調每個群體的獨特性，其歷史和價值都能保留。委身於這樣的追求，便是為全球爭取永久的自由。

理想社會的追尋已然失敗

自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來，西方一直在尋找最理想的國度模式；這也是近五百年來現代世界追求的目標。若把政府形式的理論視為一系列書，書架的一端便是極權主義——鐵蹄、毫無自由的強制模式，而另一端則是無政府狀態——放縱、毫無秩序的自由模式。一旦政治局勢發展到只能在這二者中擇一的時刻，人們多半寧可選擇活在極權政府之下，因為無政府狀態可能會導致更大的毀滅。

過去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曾經誇口說，自己是歷史的答案。但在一個個不光鮮的實例之後，人們不再相信這番吹噓。歷史的前車之鑑顯明，追尋理想社會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不過，這其實是件好事，因為它令人們提高了警覺。如今一些人在提倡「新世界秩序」，但有識之士已然警惕：倘若它真的實現，很可能是與自由背道而馳的社會。

過去兩百年來，西方許多關注自由的人士，想從理性、自然、歷史、進化論、信仰等角度，為保障自由尋找答案，然而他們都放棄了。但是，若自由沒有存在的理由，也沒有維護的辦法，人類就只能陷入絕望之中；在面對科技、權力、虛無、極權和各種權力鬥爭時，完全束手無策，只能被比自己更強勢的人蹂躪。

美國的共和制一度被認為是「有秩序的自由」之最高理想，建立在承認「個人自由至上」的堅定磐石上。但時過境遷，事實證明：美國自由的大實驗也不是政治傑作。如今美國的知識界甚至經常否定「共和」的基礎。

美國自由受損的現狀

近年來，各式各樣的跡象顯示：美國的極權主義正在竄升。不容許異議的現象比比皆是，如：校園裡禁止批評自由主義的言論，社會上取消保守文化與歷史文物。有權力的機構放肆地行使威權，如：政府和大科技公司管控媒體，國家安全機構濫用職權，法庭監視公民，甚至未經審判即予禁閉，私人銀行帳戶任憑政府查閱。

歷史上有許多極權的例子，左派右派都有；而

這兩個極端同樣危險。當下的美國顯然左派的極權趨勢超過右派。左派在政府中無處不在，不但潛伏在深層政府，而且滲透學術界、情報界和媒體。

「覺醒」運動（woke）已經掌控某些企業與資本體系。例如，在界定「仇恨」上，財富五百強與「南方貧窮法律中心」採同步調；銀行會在毫無預警下撤回他們所不認同之團體的信用卡；大公司奉承「黑命貴」領袖；股票市場被迫讓被視為受害者的人成為股東。



這些作法無一不在顯示：激進的革命正在耀武揚威，而共和的喪鐘正在響起。

聯合社會的力量消失

拉比賽克斯（Jonathan Sacks, 1948-2020）首先提出「文化氣候變遷」的概念，認為這種改變對自由與人類的威脅嚴重無比。可惜直到現在，仍然很少人注意他的呼聲。

華盛頓的願景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指美國最深的危機。一百多年前，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 1838-1922）在鉅著《美國聯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中，已經對美國的核心危機提出警告。他認為，由於美國並沒有類似歐洲的傳統和社會束縛，因此，在「前進！前進！」的呼聲中，只有一件事能把美國連合起來，讓各種看法獨特、充滿行動力和改變力的團體互相合作，那就是「信仰」。所以，一旦美國的宗教失去影響力與權柄，便意味那唯一能將社會連結在一起的力量消失。如此一來，不受侷限的自由將橫行霸道，導致「全面的革命」，結果便是自我毀滅。這正是今日美國最深的危機！

二十世紀初期，宗教在美國還有巨大的整合力和影響力。但是六十年代之後，情況急轉直下。如今，宗教對社會的約束力已經勢微，取而代之的是嘲諷式哲學，道德腐敗隨之而來，社會也面臨崩潰的危機。

自由必須要有真理為根基。有了共享的真理，才能產生信賴與信靠。
Freedom must be rooted in truth, which, in turn, breeds trust and dependability.

現今的美國，大規模的信心危機、自由被侵蝕，已經明顯地呈現在檯面上，這就是文化氣候變遷的後果。若再沒有精英勇士起來面對挑戰，真理與信賴繼續朽爛的結果，必定會導致共和的解體，而全面的革命將使得社會崩盤。

嘲諷哲學與信任危機

如今嘲諷哲學和懷疑主義盛行，人們尋找真理的渴望已然被窒息了。今日歐美學界似乎成了大型碎紙機，把真理、道德、客觀真相、意義等，一切成碎片，當作垃圾棄置。

首先是真理的危機：事情的真相為何，再沒有人可以肯定。接下來是信任的危機：人們普遍認為，無一人、無一事背後沒有不可告人的動機和意圖。雪上加霜的是，帶動這些過程的人，愛說一種「行話」，讓人難以明白。譬如，他們會把「流感」說成「血管運動型鼻炎」。因為聽不懂，就需要解釋，然而結果則是無窮盡的解釋。

激進的相對主義更產生個人真理的亂象——我的真理、你的真理、他的真理、他們的真理……千萬種說法，不一而足。社會如此充滿混亂、猜疑、衝突、不定，已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

自由必須要有真理為根基。有了共享的真理，才能產生信賴與信靠。然而，現今堅持客觀真理，會被視為專制、法西斯。美國的自由被一波又一波「沒有客觀真理」的相對主義、「你的感覺就是真理」的情緒主義、「每一代人用自己的真理來塑造」的歷史主義、「真理是社會大眾一起來建構」的建構主義所衝擊和撻伐。

後現代主義在當下的美國正大展拳腳。性別革命的泛濫變成對現實的反叛，強迫他人否定明顯的事，相信難以實現的事。跟隨尼采的人，至終會走上反真理、求權力的路。從嘲諷到懷疑、不信，結果便是虛無主義與權力交易。可能再過不久，所有的神聖、真理、美善便會奄奄一息。

最糟的是：人性本身被大大貶抑了。我們成了

慣於說謊、假冒偽裝、不斷找理由、找想法的人。對這種現象沒有警覺之心的人是傻子；想利用這現象的，則是憤世嫉俗者或機會主義者。

更慘的是，在這種狀況下，那些創造並控制元宇宙的人，將有機可乘。後現代所作的是解構，元宇宙則是要重構，但所重新建構的，卻是一種虛擬世界。但當真實成為想像、再想像，建構、解構、再建構之時，請注意，整個遊戲的唯一規則將變成是「權力」，而且只剩一個問題：「誰在控制那些控制者？」

道德敗壞一瀉千里

嘲諷哲學必然導致道德敗壞。既然神已經死了，什麼事便都可以做——只要你可以找到精明的律師，幫你免責。

如今的新聞真假難辨。許多假故事是政客有意安排的，其中有些竟還得了新聞大獎。事實顯明，連美國總統也被媒體耍得團團轉。從前記者被視為是找真相的人，但現在大家都知道，很多媒體人心存偏見。

若沒有真理，真假還有什麼區別？有些人曾強調，必須根據「真實原則」來行事。舉個例子：在戲劇界中，不同國籍的人不可扮演其他國家或種族的角色。但根據同一個原則，變性主義則鼓勵人要「追隨自己的真實」——男人可以相信自己是女人，而女人則相信自己是男人！

英國記者腓立普斯 (Melanie Phillips) 觀察到：「小說界要求要真實，實際生活中卻要求要想像。」這是何等的諷刺。「活出你的真實」成了「活出謊言」的另一種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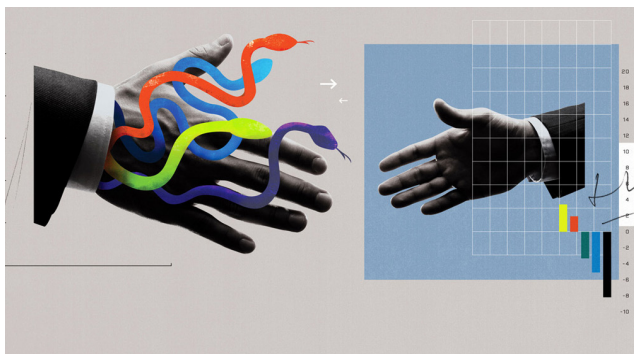
謊言文化必會蘊育虛幻，削弱自由，扭曲公平。由此可見，說謊不僅是真理的敵人，更是人性與自由的敵人。

真理一旦死亡，這世上就只剩下謊言、幻覺和暴力；而極權主義就在這些之後準備登台！

社會崩盤難以避免

嘲諷哲學與道德敗壞聯手，帶來社會凝聚力的離散，結果必然導致社會的分崩離析。

從六十年代起，傳統家庭便遭受三重摧殘——隨性之愛、簡易離婚與墮胎。其實，共和國的三大自由基石——家庭、學校、教會，無一不倍受侵蝕。將來有一天，不再有清楚的倫理準則可教導；節制會被消費主義壓倒；良心會被正確立場封嘴；過去積累的善行會消耗殆盡；元宇宙讓人將現實與



大部分美國人一點都不懂什麼是「自由」，以及自由要求他們作出怎樣的委身。
Most Americans understand neither the real meaning of “freedom”, nor the commitment it demands.

虛擬實境混在一起。

當大家都不確知實情為何，不明白自己是誰，為什麼活著，那麼，所有的人都很容易被操縱。到時候，操縱全世界的只會是少數幾個人；而他們所製訂的道德標準，眾人都必須服從。個人自由、自主政府、契約共和主義、代議制民主等，都將毀於一旦，消聲匿跡。

社會必須先有真理，才能有信任，然後才有自由。當人民對政府、專家、媒體、機構、甚至科學都失去信任，整個社會必定充滿張力和衝突，自由度必定會降低。

疫情對美國是個警告：病毒讓人的控制完全失效；科學家對科學失去信心；政治角力白熱化；相互衝突的意見倍增；人民不信任領袖；經濟和教育前景暗淡；憂鬱症、精神疾病大爆發。

美國的真理與信任危機好像脫韁野馬，難以駕馭。或許仍有一段年日，美國可以貌似強大、富裕、先進，但她不要再往自己臉上貼金，宣稱這是自由之地——因為自由正衝向懸崖。

全球化哲學與貧富懸殊

華盛頓的葡萄樹與無花果樹願景，在此刻顯得格外重要，因為它與全球化針鋒相對。

全球化的願景為「新世界秩序」——「世界共和」、「全球重設」（新近改名為「大敘事」）。但我們要記得兩件事：第一，人本來就處於張力之中：普世性與個別性、全球性與地區性、世界與教區、心思放飛與身體有限等等，這些都是張力。第二，我們必須區分全球化過程與全球化哲學。

全球化是人類的互動擴展至整個地球的過程。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新事。忽略它是愚蠢的，抗拒它是無效的。但全球化哲學則截然不同。它是「一些人的世界觀，他們承認全球化過程的重要，想利用它，並要犧牲地區來發展全球。」這種哲學既有問題，也有爭議。

聯邦中的「聯」（federal）字，來自拉丁語 *foedus*，意為「契約」。聯邦體系原是一種「契約關係」，其目標是權力之間相互制衡，防範國家中心或極權的錯誤。這是很明智的作法。不幸的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強權成為推動力量，並導致地區自由受到壓抑。過去認為「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事」，現在這句話已經行不通了。

如今全球與地區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全球主義者喜新厭舊，要全球不要地方。在經濟上，這意味著偏好跨國公司和外國資源，而無視關閉地方產業

會造成失業潮，形成銹蝕地段；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便是壟斷，谷歌、亞瑪遜、臉書史無前例地掌握個資便是實例。在政治上，這意味著「全球化政府與新世界秩序」的討論佔上風，個人自由與地方習俗則被打入冷宮；結果未來便可能出現全球政府和新世界秩序。

反全球主義者的反彈

全球主義遭致反彈，並帶來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興起。這個從下往上看視的視角，喊出「我們成了維吾爾人！」統治階層利用精英分子、攝像頭和手機，得著大數據，並以此控制群眾；整個社會則被設計成大型再教育營。



從前視為寶貴的言論自由，如今被說成是「缺乏資訊的異議」；甚至被視為違法，或國內的恐怖主義。在這種壓力下，難怪民粹主義會強烈主張：被統治者必須反擊統治者。

前總統川普煽動人痛恨精英分子，而同時又令不少人厭惡他自己。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他對美國最重要的貢獻是：他清晰無比地指出，後民主現象和技術官僚精英階層已在美國出現，而新的獨裁寡頭模式正在取代傳統的美國式民主。

真正的領袖應該瞭解人民，相信人民，同情人民。但全球化極大地加深了少數統治者與勞苦大眾之間的鴻溝，而且造成史無前例的貧富懸殊。這種社會現象充滿不公不義，將是蘊育未來世界衝突的溫床，因為民粹主義愈炒作動盪的情緒，精英階層便愈要以鐵腕來控制。

最後的回轉時機

其實，大部分美國人一點都不懂什麼是「自由」，以及自由要求他們作出怎樣的委身。美國獨立兩百五十年，成了富裕的國家，世界的霸權，然而如今卻任由精英、科技、官僚、企業來操控。展望前景，「自由」的喪失已就在不遠處，實在令人

堪憂！

不過，到目前為止，危機仍可以避免。我們務必要讓所有人都明白兩件事。第一，貧富懸殊的差距拉大，會帶來可怕的動亂。第二，防止全球化取向最有力的辦法，不是去反對、抗議、暴動，而是去建立一套同樣有力、具建設性、且合乎地方性、個人化、私人化、人性化與自由化的辦法。

全球視野並沒有錯。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和耶穌的大使命都以此為角度，但其中卻有全球與地方、永恆與當下的平衡；這是今天的全球主義者所缺失的。

華盛頓的願景可以這樣描述：人人有房住、家家享豐食、家庭健全、社區穩固、社會良好，能建構有尊嚴、自由、集體責任的共同體——不在乎規模的大小。換言之，地方和全球同樣重要。

美國人是否能在歷史潮流中扭轉方向，回歸「有秩序之自由」的理想？能否在身居全球領導地位時，還能審視良知，承認並修復錯誤（如奴隸制等）？美國人會繼續承認並尊重自由的特性，還是會持續盲目地隨著錯誤的自由觀前進？在這關鍵時刻，有沒有幹練的領袖興起，以聰慧、勇氣、對歷史的領悟和對自由的真知，來帶領百姓？

自由最大的敵人來自內部——我們自己，因此我們要務實與謙卑，並要勇於面對挑戰！護衛自由的工作永遠不能終止。希望如今仍有美國人不放棄對自由的大實驗，朝正確的方向繼續不懈地努力。✚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如何善終？

死亡的智慧

郭英調

華人文化對死亡存禁忌的態度，一般人恐懼迴避，不敢直面。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是拒絕面對死亡最著名的例子。

臨終預備的需要

台灣醫院的大樓裡常沒有「四樓」，只因為「四」與「死」字諧音。由此可見，華人對死亡是何等懼怕！許多老人家害怕談論與死亡有關的事，認為說了就是不吉利。以至於當死亡即將臨到之時，他們驚慌失措。家屬的反應也非常類似，因此常產生追悔莫及的後果。

傳道人在神學院可能接觸到一些臨終關懷的相關教導，但通常只偏重靈性的部分。他們常用復活的真理來安慰患者和家屬，沖淡對死亡的懼怕；然而對於臨終需要的其他方面，他們則由於缺乏認識，而無法提供充分的幫助。

在醫院的臨床作業中，有死亡病例討論會，每個個案都要檢討：是否醫療作業有可以改善的地方？這種作法暗示，病患死亡是醫療失敗，而不是人生必有之結局。醫療作業必須努力到最後，決不能放棄。

1967年，英國開始倡導臨終關懷（Hospice），提升臨終者的生活品質，爾後普及至全球醫界。

各種宗教對死亡的看法

華人文化深受道教和佛教的影響。道教認為，死後歸回大自然，因此死亡就是結束。廣為流傳的《千風之歌》，歌詞取自美國詩人瑪莉·伊麗莎白·弗萊（Mary E. Frye）1932年所寫的《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就是反映這種思想。歌中唱道：死後的我已化為大自然。很多避談死亡的人，都是抱持這種態度。他們不相信人有靈魂，認為身體死亡就一了百了。

佛教相信靈魂的存在。他們認為善人死後靈魂會去極樂世界，因此改稱死亡為往生。他們主張，人死之後將依據生前善念惡業的不同，分別轉生進入輪迴。在人臨終8至12小時之內，是決定上升或下墮的最重要關鍵時刻。因此，佛教徒在臨終前要找法師來助念，以趁其聽覺還在時，身邊有法師唱誦佛號，以提升其正念。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徒信主

神所賜的靈命是存到永遠的，是死亡不能勝過的。
The spiritual life given by God lasts forever and cannot be prevailed by death.

之後即有永生，從決志重生時，神所賜的新生命就在我們裡面，然後逐漸長大成熟。這個神所賜的靈命是存到永遠的，是死亡不能勝過的。死亡是令身體歸回大自然，靈魂則回到神那裏去。人的身體是神用塵土所造（創2:7），因此在死亡之後，「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神。」（傳12:7）死亡就是身體和靈魂分離。而死後，人人都會受到審判（來9:27；啟20:12）。領受了救恩的基督徒，則有身體復活、進入榮耀的盼望（林前15:51-54）。

死亡時間的界定

台灣民法第六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為了配合法律的界定，醫學界把一個人離開母體的時間點稱為「出生」，心臟停止的時間點稱為「死亡」。

事實上，出生和死亡並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一個時間段。人是經過懷胎的孕育而成的，在還沒出生時就有心跳、有聽覺。然而，不僅人的生命形成是一個過程，生命的消失也是一個過程，會經過一段時間。

死亡發生時，人身體的各個器官並不是同時失去功能，而是有前後的次序。聽覺似乎是最晚失去的功能。

因現代醫學的進步，死亡的過程可以是三分鐘，也可以是三天，或甚至是三年。因此，靈魂離開身體，似乎並不一定是很短的時間，或許可能是慢慢離開。所謂無效醫療，就是延長死亡時間的醫療；這在安寧療護中，不建議使用。

面對死亡的心態階段

瑞士精神科醫師伊莉莎白·庫伯-羅斯（Elizabeth Kubler-Ross）在《論死亡與臨終》

（*On Death and Dying*）一書中提到，人在面對死亡時，常會經過五種心態階段，依次為：

1. 否認：不承認即將面對死亡；
2. 憤怒：對死亡的臨到感到憤怒；
3. 討價還價：與神或上天進行討價還價；
4. 抑鬱：發覺一切都是無望的，進而陷入抑鬱中；
5. 接受：開始面對並接受死亡將臨的事實。

在臨終者還沒有到達接受死亡的心態之前，很難與之討論如何減輕死前的痛苦，或後事應如何安排。我們所能作的，就只能陪伴。

其實，當人被診斷罹患某種嚴重疾病時，通常也會經歷這五個階段的心態變化。直到進入「接受」階段之後，患者才可能去理性地面對，並與親人討論如何去面對。



死亡的方式

除了自殺以外，人是沒有辦法自己選擇死亡方式的。從臨終

關懷的角度而言，死亡主要可分成三種形式：猝死、癌症死亡、衰竭致死（包括器官衰竭、以及失智老衰）。

1. 猝死

有人期望能夠猝死，因為在去世之前幾乎沒有痛苦。但事實上，這種方式無異把痛苦留給了家人。家人不僅要承擔死者的突然不告而別、令他們沒有任何預備的心理傷痛，還要處理沒有交代清楚的許多事情。因此，家人的痛苦會持續很久才能消退。

猝死的原因幾乎都是心肌梗塞或是腦中風。這兩個病雖然不太有先期症狀可以預防，但都可以通過體檢而提早分辨出來。

在台灣有「心臟冠狀動脈掃描」，俗稱384切，來幫助確認是否會有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需費用不到兩萬台幣。如果發現快要梗塞發生，醫生可以用心導管或是繞道手術給予處理。

因此，每當聽到有人因心肌梗塞死亡，我會感到非常惋惜。因為人只要按時作體檢，這完全是可以預防的。

2. 癌症死亡

因癌症死亡，其實可以算是相當理想的方式。因為癌症給患者足夠的時間安排死前要交代的事情。面對抗癌治療，他們也有選擇的權利。

被確診罹癌之後，患者並不是必須接受抗癌治療不可。首先，在開始抗癌治療之前，醫生需要先判斷患者的癌症所處期別或階段，並告知不同治療法之預後（Prognosis）的統計數字，如五年存活率或一年

面對死亡是不容易的，但如果更多人能夠學習面對死亡，就會活得更有智慧。
Facing death is not easy. However, if more people learn how to face death, they will live more wisely.

存活率等。這些數字都是公開可以查得到的，因此，患者和家屬可以好好規劃如何面對未來。

其次，治療的有效率是多少？一般化療的有效率是20%左右。也就是只有五分之一的病患可以用化療藥物延緩癌症的發展。精準的醫療是先確認基因型後，再進行化療，如此，則治療的有效率可大幅提高。

第三，有效的時間可以持續多久？也就是癌症何時會復發？當然每個人都不一樣，但“一年後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會復發”這類資料很容易查得到。有些癌症可能持續十年都不復發，這種化療就很值得做。

此外，癌症治療的費用需要多少？保險是否給付？這些問題也要考慮，並事先問清楚。現在新的抗癌治療相當昂貴，不少方法費用高達百萬台幣。

最後要問：癌症患者常見的直接死因是甚麼？是因感染而死亡？還是因腫瘤太大壓迫而致命？這類知識可以幫助所有相關的人（病人、家屬和護理人員）規劃臨終照顧的細節。

3. 衰竭致死

器官衰竭的死亡，主要是心肺衰竭和失智老衰兩種。前者是先失去生理功能，以致需長期臥床；後者是先失去心理智能，以致無法健康活動。

根據2013年的研究數據，台灣的男性一生中約有8年不健康的歲月，女性約有10年。而死前一年，約85%的人都有身體障礙。照顧過行動不便者的人都知道，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台灣現在有外籍移工幫忙，是居家照顧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源。

若家裡無法安置，就要尋求護理之家、養護機構或是安養

機構的照顧。雖然不如在家照顧那麼理想，但是在少子化的處境下，不失為一種選項。最好趁患者還能表達意見時，先與他商量並規劃，還要事先了解費用及有無空床等信息，以免屆時手忙腳亂，終致遺憾。

四方面的痛苦

常常聽到有永生把握的基督徒會說：「我不怕死亡，但怕死前的痛苦。」也有人發出「死亡讓人解脫痛苦」的感慨。其實，這些多少都反映了人們缺失對處理死亡過程之苦的了解。

死亡過程的痛苦有身體、精神、社會、靈性四個方面。身體方面的痛苦可以藉著藥物得到有效的處理。只要家屬或病患本人與醫師溝通清楚，就可以達到效果。

精神方面的痛苦比身體更不容易處理，需要家屬的陪伴與同理。播放一些熟悉的詩歌、音樂等，一般可以有些幫助。

社會方面的痛苦，包括對工作、金錢、家族、朋友、遺產等各方面的安排。這部分要看患者是否對世事看得開？是否接受世上一切都要過去的現實？

靈性方面的痛苦，包括生存意義和對死的恐懼。傳道人若面臨死亡，因他們曾受過相關的訓練或裝備，通常可以處理得很好。其他患者，如果無法接受自己即將離世，旁人所能提供的幫助有限，最好的辦法是默默陪伴。若患者已經可接受死期不遠的事實，則我們可鼓勵他進行人生四道，即道謝、道別、道歉、道愛，來為自己的一生畫上完美的句點。

有關善終的法律

對家屬而言，雖然知道親人

的死亡已經臨近，但要接受將他轉為安寧療護，把醫療目標從追求治癒轉為以病患舒適為主，仍是非常痛心的決定，會面臨巨大的壓力。特別是有多位家屬參與時，往往因為意見不一致而難下決定。因此，若患者本人能即早作出這個決定，家人只是依其意願來執行，壓力就會小很多。


台灣的法律已經允許醫患本人預立醫療決定書，並簽署來表達意願。台灣於2000年頒布《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於2016年頒布《病人自主權利法》，都是協助追求善終的法律。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指，對末期且近期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不進行無效醫療。安寧緩和醫療不是放棄病人，而是不增加病人的痛苦，即治療目標由治癒疾病，轉為以病人的安適為主。

病人自主權利法是指，在特殊情況下，病人有延續其意識清楚時所簽署的拒絕有效醫療的權利。這並不會減少患者生命的長度，而是縮短死亡的過程。預立醫療決定書簽署後，簽署人需要將之註記在健保卡中，以便在需要時，讓子女可以依照其本人的心意，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結語

傳道書說：「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傳7:2）又說：「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傳7:4）

面對死亡是不容易的，但如果更多人能夠學習面對死亡，就會活得更有智慧，並能做好相關的安排。 

作者為退休醫師、三一國際大學生命倫理碩士

永生的視角

回應錢理群教授的序文

陳宗清

編按：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多年的錢理群教授，堪稱當年北大的靈魂人物之一，深受學生景仰。他應北大基督徒校友邀請，為他們的見證集《從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學子的信仰之旅》（三）寫序。2022年11月11日，該見證集舉辦發佈會，線上參與者五百人，後來回放的觀賞者有一千多人，反響良好。在會中，主編陳祖幸邀請陳宗清牧師對錢教授的序作出回應，本刊特予刊載，以饗讀者。

錢老的序摘要



我雖然有強烈而自覺的宗教情結，卻始終不願皈依於某個具體的宗教。……我從在北大任教，到如今到養老院休養，始終如一地在關注與思考“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自己向何處去？”而我在觀察當下的中國、世界與我自己的命運時，都強烈地感覺到宗教文化與精神的重要性。

進入老年人生階段，就要直面……生與死的問題，以及從生到死，生命的最後階段的‘自我形象的重塑’，以及對‘死後自我’的主動、理性安置，等等。在我看來，每個人的人性總是有善有惡，問題就在於我們如何處理：是揚善抑惡，還是揚惡抑善？……我們在外在環境的支配、影響下，常常是揚惡抑善，而不是揚善抑惡。……鬥來鬥去，就把人性惡全部誘發出來，把本性中的善壓了下去，造成人性的扭曲。……總結教訓，……我一再說的要‘寬鬆，寬容，寬厚’；‘三寬’的核心就是‘揚善抑惡’。

我觀察過許多宗教徒，他們的最大長處，就是說話、做事都有底線。我將他們的生命存在方式概括為真、誠、純，這大概也是‘返老孩童’，全都是‘可愛的人’。

單一化的經濟改革路線不僅強化了中國的極權體制，而且把大陸中國人改造成了“沒有理想、信仰的經濟人”，其基本生存法則就是“趨利避害”，結果就培養出了我一再提到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更多的是“粗俗的利己主義者”。

追尋“生命的永恆”，成了我這兩年養老人生的最大課題。……我也還在繼續尋路。……永遠處在追求“永恆”的尋路過程中，也是我們“北大人”的基本精神。

2003和2004兩年，我曾去北京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在哲學系開設的通識課上主講「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專題，也教了有關聖經的課；這是我與北大本科生的一點因緣。對於錢老所述他對宗教的思考，在此從五方面作一些回應。

自覺的宗教情結

錢老坦承，他自己對宗教有興趣，這表明他內心在探索「超越今世」或「超越物質界」的奧秘。

聖經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3:11）人無論處在哪一個時代，或活在哪一地區及文化中，都會有尋求永生、探索超越者或絕對者的本能。這就是人的宗教情結。

漢字古文中沒有「宗教」一詞，只有「宗」和「教」兩個單字，分別指祭祀及教化。學界認為，「宗教」是來自日本的外來語。日語將英文的religion譯為「宗教」；religion來自拉丁文religio。近代學者認為，這字是從religare衍生而來。Re的意思就是「再度」（again），而ligare即是「連結」（bind 或 connect）。因此，宗教乃是讓人與超越者重新有連結。

有人說，「宗教處理靜獨。」（Religion deals with solitude.）在夜深人

在能夠回答「自己向何處去？」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我是誰」。……而真確的答案，只有從上帝而來的啟示能夠提供。 Before answering "Where are we going?", we must know "Who am I?" . . . the real answer comes only from God's revelation.

靜時，我們仰望星空，或面對自己的心靈，會感受到內裡深處有從上帝而來的聲音，或有想與創造者上帝對話的意念。這就是人的一種宗教自覺。真實的宗教是引導人面對那位超越者、絕對者，也就是上帝。

其實，基督教最重要的不是「教」，而是「基督」。今天大部分的科學證據，都指向有一位創造的上帝。而基督就是上帝披戴肉身，向人顯現。因此，「信教」就是與基督相遇。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說，他的神學可以歸納為四個字：耶穌愛我。信教的人乃是被基督的愛所征服。

「何處去？」的追問

錢老在序言中，反覆強調他在追問：「中國向何處去？世界向何處去？自己向何處去？」

21世紀科學非常進步，但卻被稱為是「靈性的世紀」（The century of spirituality），因為人們發現，科技無法解決人類的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尼采宣稱：「上帝死了！」到20世紀則出現各種殘酷的戰爭，事實是「人死了！」至此，人不知道往哪裡去，國家和世界也不知道往哪裡去。

這使我想到了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的故事。1967年，19歲的楊小凱寫了一篇文章〈中國向何處去？〉，隔年他即被逮捕，判了十年勞改。他只不過對傳統作思想的整理，發表出來，竟被判刑！

過去幾十年，中國社會的思想界都處在被箝制、被嚴控、被綁架的狀態。意識形態的洗腦使中國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因為無法獨立思考，人們距離真理愈來愈遙遠。結果，人的靈魂失去真理明燈的照耀，而迷失在黑暗之中。

2001年8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楊小凱罹患了肺癌。面對生命之終，他認真地探求基督信仰的真理，並於隔年2月受洗。信主後，他明白，人的生命在創造者裡面才能找到意義。楊小凱走過的歷程，是從絕對的理性主義者，到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再到承認理性的侷限與宗教的價值。最終他向上帝敞開心門，歸信耶穌基督。



在能夠回答「自己向何處去？」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我是誰」。除非我們能對「甚麼是人」有清楚的答案，否則就無法對自己的去處有答案。這不是政治的問題，也不是血統或家譜的問題，亦不是哲學的問題，乃是信仰的問題。而真確的答案，只有從上帝而來的啟示能夠提供。

人生在世，會思想四個有關生命的大問題。第一，是生命的根源為何；第四，則是人離世之後的歸宿為何；中間的第二與第三個問題，是人為何會有意義感和道德感。只有當我們認識上帝時，這四個人生大問才有答案。

美國著名的神學家卡爾·楚曼（Carl Trueman），在2020年出版的《現代自我的興起和勝利》（*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一書中指出，對於人的看法可以分成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古希臘時代視人為「政治人」，當時人們熱衷於公眾事務，有議會，也有某種程度的權力制衡；中世紀視人為「宗教人」；19世紀強調人是「經濟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思想；20世紀看重科學，以為人是「機器人」；但到現今，潮流則轉向內在，視人為「心理人」。

在中國，過去幾十年人被界定為「政治工具人」（man as political instrument）。大約1990年時，秦家懿教授寫了《探索中國魂》（*Probing China's Soul*）一書，其中剖析道，過去四十幾年的中國社會，人只被視為政治工具。過去三十年，全世界發生性別革命，自我不斷膨脹。今天在美國，「性別」本身成了政治特權。

然而聖經告訴我們，按照本質來說，人應該是「靈性人」。錢老提到，人心渴望探索「自己向何處去？」然而若未能認識創造人類的上帝，不知道人有上帝的形象，這樣的人無論怎樣渴望與探索，最終無法獲得實質性和永恆性的答案！

永恆歸宿的問題

目前身居養老院的錢老，在序言中論及自己對生與死問題的思考。

當我們年紀愈來愈大，意識到自己的肉身最終將歸於塵土，死亡是必然的事實，我們自然會去思想：自己是否有靈魂？倘若有，靈魂是否有歸宿？

從唯物論的角度來看，人最重要的部分是「生理」；且人的價值只能從勞動生產來看。那麼，人死後身體腐朽，是否就一切成空？

但聖經啟示我們，人的本質是靈性，肉身只不過是「外殼」。換言之，人是靈魂披戴了肉身。有

如果沒有救贖，我們就只能在行善與行惡的兩難泥潭中掙扎下沉，而沒有辦法重生……（也）無法活出上帝原先創造人類的那美好形象。 Aside from redemption, we are stuck and sinking between the swamps of doing good and doing evil. We have no way to be born again; nor can we restore the beautiful image originally created by God.



一天，肉身要朽壞，但靈魂卻是永存的；而且當身體歸於塵土時，靈魂會歸於創造的主宰——上帝。那將是人永恆的歸宿。

自我形象的重塑

錢老提到他屬意的美好品格，要有「三寬」：寬鬆、寬容、寬厚；他又講要揚善抑惡；最後，他盼望自己成為「可愛的人」。

談到「自我形象的重塑」問題，我認為，這是需要有參照或座標的。如果我們的生命找不到根源，不知道自己精神或靈魂的DNA，我們就無法決定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

聖經中使徒保羅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7:18）換言之，每個人裡面都有潛在的惡，也就是聖經所講的「罪性」。罪性會捆綁我們，轄制我們，以致於我們無法達到自己理想的樣式。而我們心目中那客觀、美好的「自我」，就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所創造的樣子，是人應有的樣子。

誠如錢老所言，今天的中國社會培養出眾多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及更多的「粗俗的利己主義者」。「利己」是人性使然。哈佛的歷史學博士、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國際知名的學者張灝，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多年。1989年，他出版了《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書，其中提及中國傳統文



化對人性的陰暗面認識得很膚淺，對人的邪惡了解得不够透徹，因此會任由一些人掌權，甚至出現極權政治體制。而在西方的傳統中，因為受基督教影響，對人的罪性有所提防，並由此設計出不同權力部門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

我們認識了上帝，才能承認自己裡面的罪惡；而這罪惡是需要透過救贖，才能脫離。如果沒有救贖，我們

就只能在行善與行惡的兩難泥潭中掙扎下沉，而沒有辦法重生。而若不能重生，我們就無法活出上帝原先創造人類時的那美好形象。


尋到永恆之路

我們活在疫情或後疫情時代，這是個虛謊泛濫、沒有真相、沒有共識的時代。我們經常被謊言環繞，很難分辨真偽，更無法有客觀的標準。在這樣的光景下，我們怎麼能認識真理？除非那位真理的源頭向我們啟示祂自己！

當我們去判斷任何事務時，自己頭腦裡會已有認知的架構。但這架構很可能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當今的世界處在撕裂和分崩離析的狀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共識，更不可能找到真理。人又是有限的，有限性決定人無法認識那絕對、超越的真理。

我們只有謙卑回轉，歸向那位創造人、並向人啟示祂自己的上帝，才能得著上帝的救恩，罪性被基督的寶血洗淨。唯有在上帝裡面，我們才能看清真理。

如錢老所言，人心渴慕「真、誠、純」，也追求「真、善、美」，但卻常常掙扎於「假、醜、惡」之中難以自拔。殊不知，答案都在上帝裡面。上帝的光會照亮我們的心，使我們成為誠信的人，純潔的人。

如果沒有上帝，這世界便沒有「真理」可言。然而，只要承認上帝的存在，真相便能從祂而來。基督教是啟示性的宗教，那位超越者樂意向我們彰顯祂自己。只要我們向祂敞開心扉，祂就能引領我們進入真理。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探索人類祖宗的奧秘： 2022年的諾貝爾獎與聖經啟示

潘柏滔

2022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授予67歲的瑞典科學家斯萬特·帕博（Svante Paabo），表彰他解碼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證明這個已經滅絕的人種是現代人類的近親，並“開創了一種研究人類歷史的新方法”。



對尼安德特人的研究

帕博在德國萊比錫的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和日本沖繩的沖繩科學技術研究所（Okinaw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這兩個科研機構從事研究。

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帕博開創了從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DNA的技術，發明了排序和分析古代DNA的方法，克服了處理脆弱古老DNA樣本的極端挑戰，成功獲取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組序列。

帕博還從一個小小的指骨標本中獲取了基因組數據，發現了另一種滅絕的古人類——丹尼索瓦人（Denisova）。

帕博從尼安德特人基因組測序研究中證明，智人（即現代人，Homo sapiens）、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曾有共存的時期，並發現：智人與尼安德特人雜交，從而導致古老人類的DNA遺留在當今的人類中（在非裔佔0.3%，在亞裔和歐裔中佔1-4%）。

這一重大發現的證據在2010年首次出現，印證了早期的結論。

與現代人的比較

1856年，尼安德特人的遺蹟首次被發現，位於德國北部的尼安德河谷。現在，尼安德特人的遺蹟已在多處發現，從中東到英國，往南延伸到地中海的北端，甚至遠至西伯利亞等大片地域。這些遺蹟

有骨骸、營地、工具，甚至還有藝術品。

通過骨骼化石判斷，尼安德特人大概在43萬年到4萬年前出現，額頭窄小，四肢壯實。他們出生時，腦部與現代智人大小相同，成人時則稍大於現代智人。尼安德特人的平均身高與那時候的智人差

不多，比現代人稍為矮小（參附圖）。他們有強健的骨骼結構，比智人更為強壯，尤其是手臂與手掌的部分。食物則與智人無異，兼吃各種雜食。

尼安德特人被列為現代人的一種（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因為骨骼與現代人相似，而且具有高度發展的石器和殯葬儀式。在以色列迦密山的洞穴中，曾發現一個可能是現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過渡化石，更加支持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有關係。

現代人是在四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歷史中驟然出現的。與此同時，尼安德特人卻突然在歐洲歷史中消失了。



<https://scx2.b-cdn.net/gfx/news/2019/1-neanderthals.jpg>

與聖經記載的比較

1. 該隱和亞伯的故事

創世記第4章講述了亞當和夏娃的兩個兒子該隱與亞伯的故事。亞伯放羊，該隱種地，兩個人都向神獻祭。神看中了亞伯和他的供物，卻看中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後，其兒子亞伯與該隱同樣有了犯罪的本性。這兩兄弟在田間時，

該隱起來打亞伯，把他殺了。

考古學家發現，一個大約50,000到75,000年前的尼安德特人（Shanidar 3，沙尼達爾3號洞穴），遺骸的肋骨上有被長矛刺傷的痕跡，而這種長矛是人製造的。這可能暗示：尼安德特人會用兇暴的手段殺人。

2. 高度的文化

有人認為，創世記對該隱和亞伯的描述可能不夠準確。他們很可能並非是種地或牧羊專家，其種植和馴養的技巧可能相當原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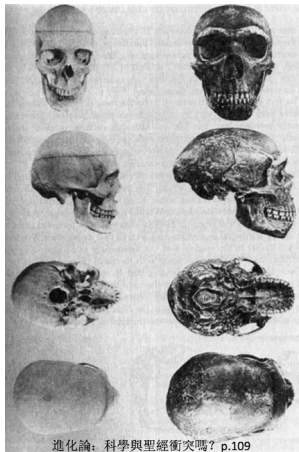
但另有人提出，在人類墮落之前，神就曾賜予亞當文化（參創3:17-19）；因此該隱的時代也有可觀的文化。然而該隱留下的文化可能因他犯罪而遺失了，其根據是創世記4:12的記載：「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须離飄蕩在地上。」

有關該隱後代曾有高度文化的記載，如建造城（創4:17）、住帳棚（創4:20）等。這些很可能是其後代多年累積的成果。從建城的記載來看，暗示那時人類的數目很多，需要建造一座城才可以容納。

而在中南美洲所發現的「遺失的文化」（Lost Civilization）讓人看到，高度發展的文化會在一瞬間驟然消失。

3. 化石與文化發展的時間差

聖經的記載和科學的發現都支持各人類種族



進化論：科學與聖經衝突嗎？ p.109

同出一源的理論。但人類的文明只有很短的歷史。人類在新石器時代時才學會馴養家畜和種植農作物，而這不過是公元前九千年左右的事。

根據創世記第4章的記載，當人類始祖犯罪墮落之後不久，即有相當高度的文化發展。所以，從最早的人類化

石至人類文化的發展中間，有一段很長遠的年代，科學尚未能提出完滿的解釋。這點值得人類學學者仔細考究。

4. 與挪亞後裔的關係

該隱及其後代沒有悔改，從聖經的記載可以看出：其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神曾憐憫該隱，在他身上立記號，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到了他的後代拉麥的巔峰時代，他則說：「殺拉麥，必

遭報七十七倍。」（創4:24）

神賜給亞當夏娃另一個孩子——塞特，來取代被該隱殺害的亞伯（創4:25）。創世記第6章記載，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一個很合理的解釋是：神的兒子們是指塞特的後裔（參路3:38），人的女子則是指該隱的後裔。

尼安德特人可能是該隱的後代，或塞特其他兄弟姐妹的後代。這些人種均已被洪水毀滅。現代人則是塞特子孫挪亞的苗裔。因此，今天沒有人攜帶尼安德特人的Y染色體（父系）或線粒體（母系）的DNA。這意味：現代人與尼安德特人沒有直接的父系或母系血統關係。

可能的解釋

尼安德特人似乎最有可能在大洪水之前還活着。這表明他們是在巴別塔時代之前很久的移民群體，是最早的一些移民；分佈於中歐和南歐部分地區，以及亞洲部分地區。

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到他們和他們的遷徙，但卻提到，人的壽命在大洪水之前超過五百年。如瑪土撒拉活到969歲（創5:27；參拙文〈聖經與人類的上古歷史〉，《舉目雜誌》71期，54頁）。對於亞當的這些後裔來說，這些時間足夠讓尼安德特人遷移，遠離美索不達米亞了。

此外，如果我們共享他們1-2%的DNA，這可能表明：他們屬於一個非常遙遠、且已被刪除的人類家譜分支。他們可能與挪亞有相當程度的表親關係，而今天的現代人則都是挪亞的後代。這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現代人與古老的尼安德特人有遙遠的關係。

結論

總而言之，雖然根據聖經並無法確定地球及人類的年齡，但這對創造神學沒有影響。聖經記載：神創造人，看顧人和世上萬物；人犯罪墮落，耶穌基督來救贖；所有這一切都有歷史的根基。

古代人類淵源的科學發現，與聖經的記載並不產生衝突。所以，信徒應持守我們的基要信仰，確信神從無造有；人乃按神形象被造，並非進化而來；神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人類先祖亞當和夏娃在歷史中犯罪，使整個人類陷在罪中，與創造主隔絕。而神卻憐憫，要拯救罪人，帶給世人希望！

作者為惠頓學院生物學榮休教授



編註：網刊《境界》曾用文字採訪謝文郁教授，就後現代語境中關於真理、真相等向他提問。

《境界》摘取了謝教授回答的一部分，以“真相、真理與善意”為題發表。本刊承謝教授慨允，分期刊登他的全部回應。

謝文郁

（真相與後真相的問題——無解）

問：歷史兜兜轉轉，今天人們發現，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真相”再次成為稀缺品，信息大量被挑選、肢解、扭曲。以往人們寄望於媒體報導接近真相，而現在媒體似乎在根據各自立場剪裁真相，想讓讀者相信他們所相信的東西。主觀因素強烈影響著人們眼中的真相。在約翰福音裡，彼拉多曾詢問耶穌：“真理是什麼？”（約18:38）換成現在的語境，人們會無奈地追問“真相是什麼？”在撕裂感很強的社會裡，相信不同真相的人如何相處？在“後真相時代”的氛圍裡，你覺得基督信仰能否幫助我們基於真相做出選擇？

答：“尋找真相”雖然聽起來挺高大尚的，但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無論什麼事，只要它發生了，並進入人的談論中，那就一定是在某人思想結構中談論，從而受這個思想結構視角的限制，只能呈現該事件的一個側面。換言之，人們都是在自己現有的思想結構中“尋找真相”，結果就有“誰的真相？”這樣的問題出現。

可以說，真相問題是無解的問題，因此有些人開始談論“後真相時代”。“後真相”的意思是指：我們不應該追求真相，因為那會導致各說各話而爭論不休。

歷史上，為了維護社會共同體，人們用“權威說法”來統一觀念和立場；或者說，用“意識形態”來教化百姓，進行共同的價值判斷，維繫社會的整體性。然而，在當代個人主義思潮中，傳統的教化方式似乎失去了功效，“權威說法”無法建立。於是，

我們進入了後真相時代：既然真相是爭論不清的，那就等於說沒有共同或公認的真相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判斷和選擇呢？後真相時代告訴我們，判斷選擇的根據只能是自己當下的情感和立場；這成了我們唯一能依靠的判斷根據。換言之，後真相時代把我們扔進一個沒有是非判斷的境況中。只要自己感覺不錯，符合己意，就作出判斷選擇。

至於選擇的後果，如果對社會造成傷害，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如果對自己的生存造成傷害，當事人就會責備社會，認為是社會沒有組織好和管理好。

（從真相問題轉成真理問題）

真相問題無解，但是，真相問題可以轉變為真理問題。彼拉多面對耶穌的真理宣告，發出“真理是什麼？”的感嘆。但他不知道，真理問題的解決，就在於相信耶穌是基督；即：相信耶穌是向世人彰顯真理的見證者。

面對耶穌所彰顯的真理，人應該怎麼應對呢？如果人在自己的思想結構中評判耶穌所彰顯的真理，就只能是拒絕。所以，耶穌告誡祂的門徒，人只能在信心中接受祂所彰顯的真理。也就是說，耶穌所說所行都在彰顯真理；在信心中，耶穌的言行不是被判斷的對象，而是作為真理，進入人的思想。

（真理只能領受，帶來思想結構的重構）

在信心的支持下，耶穌的言行獨立地存在於人的思想中。當人在現有思想結構中去理解它們時，

真正的善意，只能是先相信耶穌是基督，並憑信心通過耶穌基督領受神的旨意，以打破自己的判斷體系，經歷“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生命轉變。 True goodness comes first from believing in Jesus as Christ, and then accepting the will of God through faith, followed by the shattering of self-asserted judgment system as the result of a life transformation that “renews and changes the mind”.

由於它們的進入並沒有通過思想結構的判斷過濾，因而它們就可能無法被理解，導致與思想結構發生衝突。衝突的結果，是思想結構的解構或破碎，使人的思想活動進入一種新的結構建構過程。保羅稱此為“心意更新而變化”（羅12:2）。

神的心思意念不會改變；因此真理不會改變。當我們在信心中接受了真理和神的旨意之後，我們的思想結構就會改變、重構。我們便能在新的思想結構中敘說真理和神的旨意。這樣一來，我們對事情的觀察就會有新角度，形成新看法。

（恩典真理與信心）

在信心中進入人思想的真理和神的旨意，可稱為“恩典真理”，因為它是真理擁有者所賜予的，而人只能在信心中接受。《約翰福音》指出，人不能在判斷中談論真理，只能在恩典中談論真理，因而也只能在信心中接受真理。

不難指出，這個在信心中的解構-重構過程，只能發生在基督信仰中。人在判斷中無法呈現“真相”，因為判斷會構架真相。而且，除了信心以外，其他情感也無法和“真相”建立認識論上的關係。信心這種情感，使主體在面對信任對象時完全開放，從而能夠接受信任對象的給予（或恩典），並進入一種“心意更新而變化”的過程中。

有人會提出這個問題：其他宗教也講究信仰，是否也有類似的“心意更新改變”呢？各個宗教中的“信仰”，其實都是一種在某種情感中支持的信念，而基督教的核心因素則是信任情感，並非一些信念。

（耶穌基督——與神建立關係的唯一渠道）

問：約翰福音14:6中，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你是否認同人們有時會通過所謂善意的謊言或者掩蓋的方式，想要保護靈命、保持和神的關係的做法？

答：基督徒和神之間的關係，是通過耶穌基督建立起來的。耶穌基督宣告了祂的獨子身分，而祂的所有言行都在彰顯父的旨意，彰顯真理。當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時，首先，他們相信耶穌的基督身分；從而把耶穌當作信任對象，一個可以完全信靠的主體。

其次，相信耶穌，就必須在信任中從耶穌的言行領受神的旨意。耶穌在世上時有血有肉，在門徒

面前說話行事。我們相信耶穌所說所行，就是天父要說和要做的。因此，除了從耶穌的言行那裡領受神的旨意之外，基督徒沒有其他的途徑和神發生關係。換句話說，基督徒不能脫離聖經而另闢蹊徑，來和神發生關係。

嚴格來說，聖經就是神的話語，基督徒只能從中領受神的旨意。企圖通過其他途徑追求神的同在的任何做法，都只能和神相隔離。

（善意的自欺欺人）

很多人覺得，只要善念在心中，帶著善意做事，即使欺騙、說謊也能心安理得。這種做法其實是自欺欺人。所謂的“善意”，歸根到底，不過是在自己的理解結構中所界定和給出的。然而此人看為“善意”的，或許彼人則視為“惡意”。在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中被視為美好的，但在另一個社會中則成了邪惡的。

人在罪中只能作惡。“罪”指的是：在與神相隔離的狀態中，人被自己的思想結構所制約，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判斷選擇，去做事，或者對他者加以判斷，而得出來的結論。而且，這種判斷是相互的。

但是，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判斷體系斷定為惡。也就是說，所謂的“善意”，其實只是自以為是而已；但對方不見得認同。在對方的判斷體系中，他們可能反倒判定這些“善意”為惡。

所以，既然人都是在自己的判斷體系中進行善惡判斷，怎麼有“善意”可言呢？正是在這個視角中，耶穌說：“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約8:24）

真正的善意，只能是先相信耶穌是基督，並憑信心通過耶穌基督領受神的旨意，以打破自己的判斷體系，經歷“心意更新而變化”的生命轉變。

至於基督徒，如果沒有把自以為的“善意”在信心中交託，那麼，他也與其他人並無二致，只不過是在“善意”中作惡。因為在罪中，人不可能有善意，也無法做真正的善事。

（《道路與真理》從思想史看約翰福音）

問：在2012年出版的《道路與真理——解讀約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碼》一書中，您提出許多有創意的闡述。下面的問題和約翰福音的經文有關。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14:6），其中“真理”在英文是truth，意思可以是真理、真實；希臘文的意思和英語接近，原意是“毫無隱藏”，引

真理問題是一個生存問題；否定真理如同否定生存。
The question of truth is an existential question; denying truth is equivalent to denying existence.

申為所有可見、明確和敞露的事情，即事物的真實狀況。因此這裡的“真理”就是“據實陳述”，沒有掩藏和虛假。約16:13說：“等到真理的靈來了，祂就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也可以說是讓信主的人進入一切確實無誤、不能駁倒、毋庸置疑、恆常不變的狀況。這些字義的溯源，可以讓我們更全面了解神的屬性。古今中外的歷史中，發生過很多以理殺人的悲劇；當下社會中不同的理念、見解、前設和信仰，也會讓我們失去真實的根基，陷入更撕裂的狀態。您認為上述經文是否藏著可以救治文化和社會弊端的密碼？您的解讀對於我們看重真實、敬畏真相是否有幫助？

答：願神繼續使用《道路與真理》這本書！嚴格來說，作為一本思想史著作，我把《約翰福音》對它



所處時代思想界問題的回應進行了深入追蹤，努力呈現出《約翰福音》的動態思想活動。

思想史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是人在生存中不得不遇到的問題；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當時希臘哲學和希伯來文化遇到的生存問題，現代人同樣在面對。我在

《道路與真理》一書中盡力指出，《約翰福音》這些回應，對當代的各種思潮仍然有效。

當今世界千姿百態，令人眼花撩亂，時常迷惑於各種所謂的新觀念中。比如，人們會把思想史當作觀念史，並認為新觀念總比舊觀念更好，浸淫在新觀念中才符合歷史潮流。然而，思想史的發展是一種暗流運動，其根本動力來源於人的生存關注。人的生存關注才是人的生存起點，也是思想的起點。任何有生命力的觀念，都直接在人的生存關注中吸取能量。

當代思想界關於真理問題的討論，已經陷入了困境。在主體理性主義思路中，人們認為真理問題是一個死結，從而走向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可以說都是新觀念。

（真理問題根植於生存問題）

然而，真理問題根植於生存問題。人是不可能生活在自相矛盾中的。若出現兩個對立的命題，便意味著兩種互相排斥的生存傾向；而人不可能在對立的生存方向中生存。因此，對於人的生存來說，

兩個對立命題中必有一真，不能同時為真；而人必須採納其一。不然的話，人就生活在自我衝突中。比如，我不能在判斷選擇中做一件事，同時又在判斷選擇中不做這事。

真理問題是一個生存問題；否定真理如同否定生存。我們不能因為在主體理性主義框架中無法判斷真理，就迴避真理問題，或否定真理對於我們生存的決定性意義。

（恩典真理論具終極意義）

《約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論，是對真理問題的回應和解決。在我看來，它具有終極性意義：不僅從認識論上回應了古希臘哲學在懷疑主義中的真理困境，而且，當我們將它運用於處理當代主體理性主義的真理困境時，仍然絕對有效。

簡略而言，恩典真理論把真理問題歸結為“心意更新變化”，即思想結構的解構-重構過程。這一點對任何人——無論是否為基督徒——都是有效的。它指出了真理問題的解決方向；同時，這也是我們的生存方向。

我希望基督徒在使用真理一詞時，都能夠有意識地以恩典真理論為語境。對此有越深的感受，他對主體理性主義的回應就越有底氣。

（“真”與“信望愛”的關係）

問：保羅在林前13:12-13說：“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這段經文對華人教會影響蠻大，講台上的教導大多強調“信望愛”，遠遠超過講“真”。一些信徒的理解是：此世的真相可能就是模糊不清，因此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望愛”。甚至好像“真”講多了，會影響“信望愛”。一些信徒還因此而選擇關上門兩耳不聞窗外事。對上述情形您的理解是什麼？“真”與“信望愛”的關係是怎樣的？

答：確實如你所說，在面對主體理性主義否定真理時，當代教會似乎束手無策。在我的觀察中，這種束手無策表現在兩個方面。

（教會的兩種錯誤處理）

一些教會領袖感受到主體理性主義在思想上的力量，從而在教會牧養上不再強調真理問題，放棄培養信徒的真理意識，放棄教會在真理問題上的話

只有在與人的交往中，我們的心思意念才能更新改變，才能進一步加深對神的認識，才能不斷接近真理。
Only by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can we renew our mind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and keep on getting closer to the truth.

語權。結果，信徒嚴重缺乏真理意識，教會與世俗社會一起淡忘真理問題。

然而，真理問題是生存問題。淡化真理意識如同駝鳥行為，並不能因此取消真理問題中有關生存真理的困境。實際上，在淡化真理意識的過程中，教會等於接受了世俗思想界關於真理問題的回答，建構了另類真理意識，比如，接受了多元主義，把它奉為真理；結果，無異也把耶穌賜給我們的真理歸為多元中的一元。

另一些教會領袖在感受主體理性主義的思想力量時，為了抵制，簡單地把真理和教義等同起來，用教義來抵制這種壓力。

對近代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感受到，主體理性主義對基督教的攻擊是嚴厲的。基督徒面對這樣的攻擊，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向神求問：神為什麼允許這種攻擊？並求神賜下回應的智慧。

不幸的是，當我們混淆真理和教義時，就會執著於某些觀念性的教義教條，並奉之為教會的基本原則。這種處理法，將真理等同於某種觀念。於是，當我們用一些被自己標誌為“真理”的觀念，與主體理性主義思潮進行對抗時，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過人家，從而節節敗退。

持這種態度的牧者，在實踐中會用觀念性的教條或信條來牧養教會，結果，在牧會時不斷將不同觀念的信徒（加爾文稱之為“帶角的羊”）趕走，僅僅容納氣味相投的會眾。這種類型的教會表面上強調真理，實質是在高舉某種神學觀念。



以上兩種牧養方式，前者不斷淡化真理意識，後者則高舉觀念性的“真理”，其實都背棄了真理意識，在實踐中都給教會帶來嚴重傷害，虧損了神的榮耀。

你提到用“信望愛”來淡化真理意識的教會，大概屬於前者。然而，後者表面上在高舉真理，其實他們所高舉的，並不是耶穌所賜給的真理，而是某

種觀念；最多不過是在自己的思想結構中所理解的真理。

我認為，這兩種教會都缺乏真理意識，因為他們都沒有尋求神的旨意，沒有彰顯神的榮耀。我稱這種現象為教會的“俱樂部化”。

（真理向我們彰顯）

然而，保羅是在真理情結中談論信望愛的。他所說“知道的有限”、“全知道”、“主知道”，這些語詞都涉及真理問題。保羅很清楚，人在現成的思想結構中無法判斷真理，而真理只在耶穌基督那裡。基督徒在信心中接受基督所賜下的真理，現有思想觀念和思想結構被衝擊和解構，從而經歷心意更新變化，建立新的思想結構中。這樣一來，便能“知道”得越來越多。

這個過程不是在自己的判斷中進行的。在信心中，真理會向我們彰顯；開始的時候，因著現有的思想結構，我們會看不清楚。用保羅的話來說，是“模糊不清”。但是，隨著“心意更新變化”，我們在不斷更新的思想結構中，會看得越來越清楚。

從“模糊不清”到“完全清楚”的過程，對於基督徒來說，是在信心中生成的盼望。當然，這個盼望不是一個人孤立地消極等待，而是在相信神的絕對主權中的盼望。

換個角度看，神是在萬事萬物中向我們彰顯的，因而也會在人與人的交往關係中向信徒彰顯。因此，保羅說的“愛”包括了愛神和愛人。他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8:28）可見“愛”，就是要尋求神的旨意，具有認識真理的意義。

我們無論和什麼人打交道，不管對方的態度是友善還是惡意，是贊同還是反對，只要我們是在信心中尋求神的旨意，就能從各種積極和消極的交往中得到益處。若有人攻擊你，如果你相信神的主權，相信神一直都愛你，那麼，你就會愛這位“仇敵”，並在受攻擊中感受神的保守；而神的旨意就會在你的愛中向你彰顯。簡言之，只有在與人的交往中，我們的心思意念才能更新改變，才能進一步加深對神的認識，才能不斷接近真理。

（教會需要講真理）

教會是講“愛”的場所。這是毫無疑問的。有些教會喜歡“講道理”，認為只有那樣才是高舉真理。然而，他們理解的真理不過是一些觀念。“講道理”不過是在講自己所擁有的一些觀念，儘管這些觀念

“聖靈”與“幽靈”（五）

猶太人為什麼熱衷於共產主義運動？

李靈



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

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24名政治局委員中，猶太人竟然有16名之多，而當時猶太人佔俄羅斯人口不到2%！列寧本人有四分之一的猶太人血統，把他也算上，就超過三分之二了。如下表所示，這些身居最重要領導崗位的人，個個都是猶太人。此外，猶太人在紅軍軍官

布爾什維克政治局中任要職的部分猶太人名單

人名	十月革命中領導職位或身分
托洛斯基	“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首創者
斯維爾德洛夫	全俄中央執委主席
季諾維也夫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
加米涅夫	莫斯科蘇維埃主席
捷爾仁斯基	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
季維諾夫	外交人民委員
烏里茨基	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主席
捷爾任斯基	克格勃組織前身“契卡”的創造者

中的比例也高達40%。

由此，人們突然發現，不僅創立共產主義思想理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猶太人，而且直接發動、參與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人物，大多數也是猶太人。例如海爾夫曼、庫莉赫芙、庫恩、艾斯納等，這些名震歐洲、有著驚人承受力和殉道精神的男女革命家，都是猶太人。世界為此震驚不已！

再放眼中東歐地區，更是令人錯愕！19世紀末的中東歐是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所以當時東歐國家的政治人物裡活躍著一大批猶太革命家。難怪作為20世紀全球激進主義精神源泉的這個世界思潮和運動，曾一度被稱為“猶太共產主義”、“猶太國際主義”和“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

在德國，“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神話的流行，與1918至1919年間的德國革命有很大聯繫。1918年秋，德國第二帝國倒台，社會主義政黨在德國的臨時政府中有極大的影響力，德國共產黨也在這一時期成立；以卡爾·李卜克內西和出生於波蘭的羅莎·盧森堡為代表的猶太裔領導人，在同年的柏林起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18年11月，以庫爾特·艾斯納為首的一批猶太裔社會主義者，推翻了巴伐利亞的君主制，宣布建立共和國。1919年4月，另一批以猶太裔為骨幹的左翼力量，在慕尼黑宣布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但很快被德國政府鎮壓。

（接上頁）

可能是他對聖經和教義的理解。

讓會眾都聽從某種觀念，對於擁有相近的思想結構、從而擁有共同觀念的人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對於觀點相異的人來說，彼此之間就存在著“誰該聽誰”的問題。教會的分裂由此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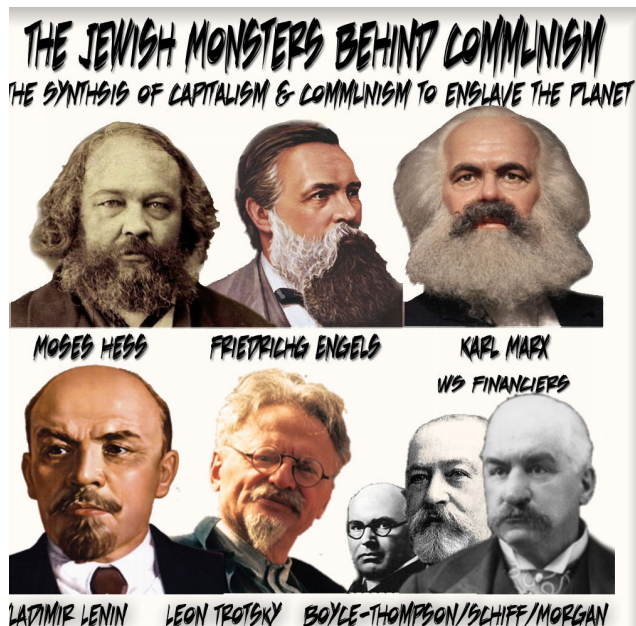
為了避免分裂，很多教會強調“愛”的紐帶，避免思想上的衝突。當信眾在神學上對某些說法無法理解時，教會強調擱置爭論，大家見面時只說好話。這樣，信眾之間的思想交往就受到了阻攔。如此一來，信徒的思想結構喪失了更新變化的槓桿，

走向僵化，對基督所賜真理的接受和理解只能停留在原有思想結構所能理解的程度上。神的榮耀在這樣的教會中不但無法彰顯，反而是受限和受損。

我認為，教會不是講道理的地方，但卻是講真理的地方。講真理的地方一定是有信望愛的地方；而沒有真理就沒有信望愛。神是要借助教會彰顯真理，祝福世人！（待續）

作者在北美華神及中國高校任教

猶太人與共產主義的結合，為反猶主義提供了新藉口。由於革命會破壞原有的社會結構，歐洲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反猶。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Jews and communism provided a new excuse for anti-Semitism. Because revolution destroyed the existent social infrastructure, all European countries underwent anti-Semitism at various degrees.



希特勒經歷了這段歷史，後來據此建構了他反猶理論中的重要命題——所謂“猶太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陰謀”。

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時間短暫，似乎已經被人遺忘。它開始於1919年3月，持續了133天。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49名委員中，有31人具有猶太血統，包括庫恩·貝拉等主要領導人。

匈牙利的猶太人比其他東歐國家的猶太人普遍更加富有，社會地位更高；在戰前雖只佔人口的5%，在醫生、律師和記者中卻佔了一半。匈牙利的馬扎爾人上層歡迎猶太人融入其文化，猶太人可以通過與貴族通婚，來獲得更高的地位。在一戰前的匈牙利政府中，有6至8名部長為猶太裔。

不過，猶太人要想在匈牙利獲得更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歸入基督教依然是必要的前提。許多猶太中產階級子弟視之為障礙。因此，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他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它強調普世觀念，而非宗教或民族特性。

反共與反猶

1920年2月，丘吉爾在倫敦的報刊（*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上發表〈復國主義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一場關乎猶太人民靈魂的戰鬥〉，文中將布爾什維克描述為“是一場國際猶太人的陰謀……如今這幫來自歐美大城市下層社會的特別人物已經揪住了俄國人民的頭髮，並且實際上成了這個龐大帝國無可爭議的主人”。他在文章中特別指出：布爾什維克是“猶太人現象”，俄國革命是在少數猶太陰謀家操縱下進行的。

因此，在歐洲當時的反共分子看來，“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一體兩面，反猶主義和反共產主義也是同義詞”。反猶就必須反共，反共就是反猶。這個從一戰末期革命浪潮中開始流行的認知，後來成了納粹反猶意識形態的核心理論之一。在希特勒看來，無論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東方的社會主義蘇聯，都是猶太人操控下的國家。



在世界漂流的猶太人

共產國際在上世紀20至40年代派駐中國的代表，如馬林等，也有著濃厚的猶太血統。顯而易見，猶太人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有一種特殊的熱情，是其他民族所不具有的。這肯定與他們在世界上“沒有國家歸屬”的生存狀況有關；而共產主義的理想似乎恰恰可以改變這種生存狀態。

猶太人被驅逐故土，在全世界漂流，受盡欺壓凌辱，甚至殺戮，長達兩千年之久。在無法返回故土重建家園的處境下，他們渴望能夠實現一種理想社會，其中不再有民族和國家的認同。馬克思所提倡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這種普世主義，承諾消除一切宗教和民族偏見，給予所有人平等。這對包括猶太人在內的任何少數族群都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工人沒有祖國”、“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是‘最後的鬥爭’，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將是全世界”……這些口號成了一切被剝削、被壓迫者的美夢。對猶太人而言，不再受欺壓、遭驅趕、居無定所，當然是最大的福音。

猶太人與共產主義的結合，為反猶主義提供了新藉口。由於革命會破壞原有的社會結構，歐洲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反猶。進一步惡化的生存環境又更加激動了猶太人，要通過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猶太人是非常務實的民族。他們一方面積極參加共產主義活動，推動世界各國進行社會革命，到處鼓吹“沒有祖國，世界大同”的理想，另一方面

聖經後期先知書及猶太拉比文獻……表現出彌賽亞以及彌賽亞時代的觀念，和民族復興與理想社會緊密相聯。
The later prophetic books of the Bible and the Jewish rabbinic literature... show the concept of the Messiah and the Messianic era linking closely to the revival of the nation and an ideal society.

又試圖找回自己曾經的祖國，進行“復國主義”（錫安主義）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师摩西·赫斯（Moses Hess）就是個務實的社會活動家。他是19世紀最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但同時倡導並推動共產主義革命，實屬鼻祖級的人物。不過，赫斯是非暴力主義者，他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在共產主義革命中採取暴力手段，最終與他們分道揚鑣。

彌賽亞情結

或許有些基督徒會不解：猶太人怎麼會有這些思想和行為？這與我們在教會裡常聽到他們是“上帝的選民”，落差是否太大了點？他們豈不是上帝特別揀選的族類，要給世人留下“屬靈”的榜樣嗎？他們在歷史和現實中的表現難道都是錯的？這一切與他們的“彌賽亞”情結有什麼關連嗎？

“彌賽亞”是英文Messiah的音譯。這個英文詞源於中古拉丁語和古希臘文的*Messias*；再往前追溯，

則來自古代亞蘭文*Meshiha*、古希伯來語*ha-mashiah*，原意是“受膏者”。“受膏”是抹膏油的儀式，向眾人宣告此人是神所揀選之人。

對猶太人來說，“彌賽亞”首先是指“被膏立的王”，是“領導猶太人的王”（參撒下10:1）。其次，“祭司”也要受膏（參出28:41）。

先知撒迦利亞曾說：“此後上主使我看見四個工匠。”（亞1:20）猶太人認為，這“四個工匠”是指四位他們歷史上的“彌賽亞”。其中最著名的有兩位，一位是“約瑟彌賽亞”，他的出現標誌著世界進入“彌賽亞時代”，他是來作預告，讓人知道“神就要實現與他們立的約了”。這位“約瑟彌賽亞”會和敵對勢力進行大戰，並在戰鬥中被殺死。接著有位“大衛彌賽亞”將出現，他是大衛的後裔，能解決人世間一切的矛盾和問題，並使天國降臨。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大衛建立王朝以後，上帝曾向他許諾：“必為你建立家室……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代上17:10-12）詩篇中說：“耶和華……施慈愛給他的受

膏者，就是給大衛和他的後裔，直到永遠。”（詩18:50）聖經中類似的說法還有許多。因此，“彌賽亞”必須是大衛的後裔。

不過，在第一聖殿（又稱所羅門聖殿）時期，即在猶大國被滅（B.C. 586）之前，猶太教尚未主張末世論和拯救說，因此，彌賽亞也還不含“救世主”的意義。

猶太人的血淚史

在第二聖殿時期（530B.C.-A.D.70），經歷了流亡巴比倫而回歸的猶太人，深感政治上無權、受異族統治和壓迫的苦難。記載他們心聲的聖經後期先知書及猶太拉比文獻，尤其是《米德拉什》中，表現出彌賽亞以及彌賽亞時代的觀念，和民族復興與理想社會緊密相聯。

這些文獻宣稱，眼前的世界終將結束，“世界末日”總有一天會到來。“世界末日”不是人類社會的完結，而是新時代的開始。那時，彌賽亞將降臨在耶路撒冷，在“應許之地”重建以色列國，結束猶太人的散居狀態，實現上帝的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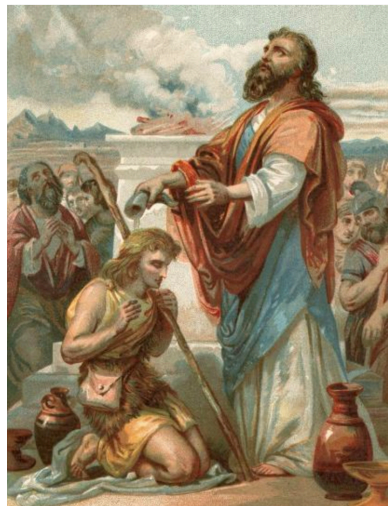
波斯國王大居魯士（559 – 530 B.C.在位）打敗巴比倫後，讓流亡的猶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幫助他們重建第二聖殿。在猶太人心目中，他是履行神聖的使命，因此也被猶太人稱為“彌賽亞”。在波斯帝國統治下，猶太人的生活改善了不少。

但好景不長，兩百年後波斯被古希臘文明圈的馬其頓王亞歷山大所滅。猶太國相繼被亞歷山大大帝、埃及托勒密王國和中亞塞琉古王國所統治，最後被古羅馬征服。

公元前1世紀中葉，當時猶太國的希律王是羅馬的盟友，幫助羅馬對抗帕提亞（Parthia），因此羅馬的大佬如安東尼、屋大維等都維護他的地位。但等到公元初，羅馬帝國統治穩固後，當即翻臉無情，向猶太人征收苛捐雜稅，還打壓他們的信仰。公元6年，有個叫猶大的人領導反羅馬起義，被鎮壓。

公元44年，羅馬帝國撤銷了猶太王國，改為行省。公元66年，羅馬總督瑟惠當地的希臘人挑釁、羞辱猶太人；猶太人反抗，遭到殘酷的壓制。猶太人忍無可忍，爆發了起義；羅馬皇帝尼祿派6萬大軍前往鎮壓。經過數年血戰，百萬猶太人死難，耶路撒冷被洗劫一空。

此後數十年間，猶太人的反抗絡繹不絕。公元131年，羅馬皇帝哈德良禁止猶太教徒舉行割禮和閱讀猶太律法，猶太人再次揭竿而起。齊裝滿員的羅



了解了猶太人漫長的苦難歷史，以及在其中浸泡而成“彌賽亞”信仰和價值觀，我們便比較容易明白他們為什麼熱衷於推動建立烏托邦式共產主義理想社會。 After apprehending the Jewish people's prolonged history of suffering and its ensuing Messianic faith, we would com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assion in establishing a Utopian communist society.

馬軍團殺氣騰騰撲來，又是數年血戰，毀滅猶太人城市50餘座，村莊近1000個，屠殺猶太人58萬。哈德良把倖存的猶太人全部驅逐，並將這地改名“巴勒斯坦”，不許他們再回來。

從此，猶太人徹底淪為“世界流民”，散居在中東、歐洲各國，飽受被驅趕、凌辱、欺壓、殺戮的苦難。



打壓和屠殺下的期望

猶太人被巴比倫滅國、驅逐出故土之後，流亡四散的餘民痛定思痛，徹底棄絕一切假神、邪教，堅持敬拜唯一的真神耶和華。他們重新抄寫“摩西五經”，再也不忘耶和華與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和摩西所立的約。

耶和華與他們祖先的約中包含一個應許，即在這一方土地上建立繁榮的國度；這也成了流亡猶太人的期望。摩西五經中，創世記和出埃及記講到他們的領土，民數記談到人民，利未記和申命記論及法規或律法。這些使得猶太人對“彌賽亞”的盼望更加具體，期盼他的到來能實現神的國。在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逐漸成為信仰彌賽亞和彌賽亞時代的宗教。

隨著歷史的變遷，猶太教的形態幾經變化，但反映民族復興和美好社會理想的彌賽亞觀念卻一直保存下來，成了猶太人在長期逆境中的精神支柱、生活勇氣和動力的源泉。

需要一提的是，猶太人被羅馬帝國驅逐出耶路撒冷和迦南地之後，當地又被拜占庭帝國統治。直到638年穆斯林阿拉伯帝國奪得那地之後，才有少數猶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當時伊斯蘭教徒對猶太人比較寬容，視之同為亞伯拉罕的子孫，也屬於“有經人”；耶路撒冷因此聚集了不少猶太商人。

但在1099年7月，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打下耶路

撒冷後，天主教騎士對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展開無分別的大屠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被活活燒死。此後一千餘年中，在歐洲流浪的猶太人不斷遭受敵視、打壓和屠殺。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把燒死猶太人作為日常工作；新教開創者馬丁·路德把猶太人視為帶毒的蛆蟲。希特勒的排猶觀點也與之有關。

了解了猶太人漫長的苦難歷史，以及在其中浸泡而成“彌賽亞”信仰和價值觀，我們便比較容易明白他們為什麼熱衷於推動建立烏托邦式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猶太人的共產主義思想及革命，不僅是針對資本主義，背後更是反西方世界基督教國家的心態。

剖析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內涵，包括唯物主義歷史的必然性、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國際性的共產黨、與資本主義的最後鬥爭、共產主義理想的社會等等，恰好對應猶太教內在的精神結構，即“上帝—選民—救世主—善惡決戰—天國降臨”。



馬克思的思想理論與他的猶太人身分密不可分。他的著作中雖然沒有明確表達自己主張唯物主義，但他宣揚費爾巴哈哲學，並與黑格爾哲學決裂，這足以表明其唯物主義立場。他贊賞費爾巴哈對宗教的批判，也表明自己的反宗教立場。其實，他批判宗教的情結是出於反異教的需求，其本質也是一種宗教。

難怪共產主義革命以及共產黨領導的暴力奪取國家權利過程中，會體現另類的“救世主情結”，激起另類的宗教狂熱。譬如，“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這裡的“我們”是誰？又憑什麼去“解救”正在受難的“中國人民”？仔細想來，其內在精神結構與彌賽亞期盼相仿，而且也以建立地上王國為目的，並同樣以宗教情緒來激動人心。

馬克思借鑒了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19世紀英國最新的經濟學剩餘價值理論，以及德國的古典主義哲學，使得他的“共產主義”思想戴上“科學”的面

世俗性的“彌賽亞”情結，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重要區別之一。
The secular “Messiah” complex is one of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具。但其本質與猶太教的精神如出一轍，只不過將其結構重新搭建，成了一個新宗教——“馬教”。這個道理其實並不複雜，稍一分析就可以明白。

華人角度的彌賽亞

我們先來談談，中國人從猶太人的“彌賽亞情結”與他們積極參與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中得到什麼啟發？

“共產主義”出現在西方，是因為反對資本主義，想為無產階級爭權。然而當時中國還未開始工業革命，傳統的中國農民怎麼會接受這個思想？怎麼會認同通過暴力革命推翻政府，便可用政權的力量建設“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社會呢？（當然，1949年在中國建立的，到底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本文不加深究，反正已經有“初級的”、“中國特色的”等語詞在圓場了。）

理解了猶太人的“彌賽亞”情結，可以幫助我們明白這個問題。我們不妨探討一下：中國人民的精神處境是否也有類似的“彌賽亞”情結？

中國人的歷史漫長，商朝之前為多神信仰，以後不僅沒有形成一神信仰，反而在王朝更替過程中，神權被世俗的王權取代，人們改變現實生活的期望轉向了帝王，希望出一個明君、賢君、聖君。用現代語言，也就是希望有一個“偉大領袖”出現，帶領人民脫離水深火熱的悲慘生活，進入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境地——就是共產社會。

中國人從不追求超越的“天國”，而是注重在今生今世的現實世界。正是這種心態決定了中國人對共產理想社會的迷戀。但，這不就是一種沒有“彌賽亞”一詞的“彌賽亞”情結嗎？君不見，從孔子到康有為的思想，豈不都在灌輸“天下大同”的觀念？

基督教傳到中國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要麼就抵觸基督教，要麼就是將基督教解讀成一個帶領中國人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國的“革命理論”，而耶穌就是革命家、革命領袖。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那一刻，全中國、乃至全球華人都受到極大的鼓舞，感覺到中華民族進入了“盛世”，被壓抑了數百年的中國人似乎都找到了可以驕傲的理由。這是中國人的“彌賽亞時代”。

這種心情可比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色列建國時，全球猶太人的狂喜。194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在巴勒斯坦地區分別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和一個猶太國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成立。那一刻被猶太人解讀為“彌賽亞時代”來臨的徵兆。

“聖靈”？還是“幽靈”？

世俗性的“彌賽亞”情結，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重要區別之一。可嘆華人教會內許多人不明白這一點，仍一直對這一“上帝的選民”情有獨鍾。猶太人的智慧和豐盛的財富，常成為我們論證這一民族“屬靈”的依據。

然而在基督教中，耶穌才是真正的“彌賽亞”。耶穌基督明確宣告：“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道成肉身”和“三位一體”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耶穌的神性。耶穌來是要拯救一切“罪人”脫離罪的捆綁，認罪悔改，重返神的國度。

但猶太人心目中的“彌賽亞”不是“神”，乃是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建立地上王國的“偉人”。

從理論上看，猶太教徒之所以不承認耶穌為彌賽亞，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對救贖和拯救有著和基督徒完全不同的理解。在猶太教中，救贖的希伯來詞根是*padah*與*ga'al*，拯救的詞根是*yeshu'ah*，這些語詞在猶太先知和拉比文獻中，主要被用來指民族的重返與再生，以及宇宙的最終理想狀態。因此，猶太教的彌賽亞概念是從猶太民族和全人類的層面來界定“得救”，強調民族的解放和人類的理想社會，是民族主義和大同主義的統一。

基督教彌賽亞觀的核心與此截然不同，強調個人靈魂的得救，也就是通過耶穌為人捨命的救贖和復活的能力，門徒能在生活中行出上帝的道，以至死後靈魂能在天上被神接納。它表達的是身患“原罪”的人對自己來世命運的關懷。每個信主的人，在世上靠著“聖靈”的引領，遵行主道，過聖潔的生活。

猶太人不相信亞當和夏娃偷吃智慧之果是原罪，更不承認每個人因始祖有罪而都天生有罪，因此，也就無需耶穌的救贖。他們的希望在此岸世界，在自己民族的復興和人類理想社會的實現。所以，他們全靠自己的智慧去籌劃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來實現自己的願望。從“彌賽亞”情結到共產主義理想都是如此。難怪馬克思和恩格斯感覺到共產主義運動將要出現在歐洲時，就發出預言：“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上空徘徊。”

基督徒卻是與之完全不同。我們在上的一切活動，從個人的生活起居到整個教會、乃至社會的活動，全都仰望耶穌基督賜下的“聖靈”與我們同在，給我們的引領。✠

作者為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缺失的超越基督論

評劉小楓神學中的共產主義暴力問題

木白

本文是從歷史與神學批判的角度，闡明當代中國公共神學家劉小楓的早期基督論中，共產主義暴力問題是如何滲入的。

中共暴力的歷史根源

中國共產主義體制的顯著特徵是，始終強調「革命鬥爭」與「暴力衝突」，以及由毛澤東思想構築的相關理論。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正值第一波現代化浪潮期間。它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宣稱能夠帶領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和解放，是新生的力量。中共花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經過一系列戰役，擊敗了所有國內敵人，驅逐了殖民列強；這已成為眾所周知的故事。

著名英美歷史學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敏銳地捕捉到，這個過程構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獨特的「中國模式」。一般國家在以革命改變政權的時候，常一開始就剝奪舊政權的合法性，如伊朗革命。在革命之後，也往往迅速消除其所用的暴力機制，如俄國的十月革命。但中共卻打破了這些慣例。它通過奪取國內一方土地作為根據地，建立對抗政權，以此削弱現有政權擁有的武力和民意基礎。¹

筆者要補充的是，這套游擊戰的路線，是毛澤東和他的同事所發展出來的毛澤東思想。當時各種殖民權力在中國相互競爭，透過游擊戰術，中共在其間的空隙建立起根據地，打造了高度靈活和移動的反制力量。



毛澤東思想的範圍不僅限於軍事指導。中共奪取政權後，毛本人成為黨內最高領袖，其思想也演化成為一種綜合性的世界觀。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斷革命」的思想與實踐。這也成為中共政府處理社會內部衝突和異見人士時，長期使用的工具。

「不斷革命」的概念，對於保持幾代中共黨員的革命活力至關重要。中共建國之後，通過強制勞動、政治和軍事動員，以及連續的意識形態洗腦，努力培養一代又一代的社會主義新人。在毛的直接領導下，社會改造來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持續不斷的衝突和暴力，使整個國家陷入十年混亂。直到毛逝世，中共領導層才設法摒棄了這種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代之以「發展至上」的經濟轉型路線。

劉小楓，這位中國當代漢語神學的領軍人物之一，便是上述極端共產主義暴力中的倖存者。他持有那個時代的雙重身分——既是在毛思想下培養出來的新一代社會主義新人，又是最早反抗毛思想的知識青年。



當劉小楓投身到基督教傳統中的「超越基督論」，並號召發起中國漢語神學運動時，他已是一個幻想破滅的理想主義者。此時的他渴望另一種類型的真理。因此，劉小楓的神學反思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公共神學要面對的根本性問題。

劉小楓的超越基督論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劉小楓和其他文化基督徒將漢語神學運動引入中國學術和思想界。他們在宗教熱的文化氛圍中工作，主張宗教哲學和教義——被中共所拋棄的思想——可以為中國文化

劉小楓對超越基督論的論述，是對歐洲神學家的典型模仿。但他為自己的基督論設定了非常具體的政治性限制條件，而這在神學上是難以成立的。 Liu Xiaofeng's description on Transcendental Christology amounts to a typical imitation of European theologians. But he places very specif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his Christology which rendered it theologically untenable.

和社會提供有益的指南，甚至幫助中國的現代化。劉認為，上帝的超越性使基督教在其他宗教傳統中脫穎而出，可以為國人照亮過去和未來。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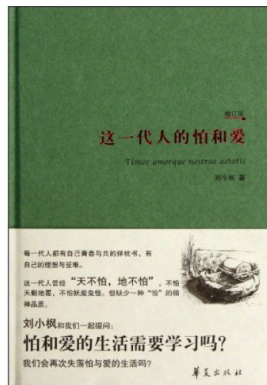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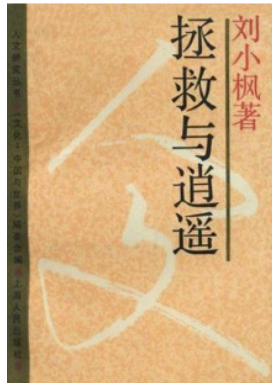
此時的劉小楓跟隨瑞士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強調上帝是「完全的他者」，並提出與巴特類似的宗教批判，即認為宗教不過是人類的意識投射或努力。不同的是，劉的宗教批判是在中國的背景下進行的。

首先，他批評了儒家、道家等傳統宗教對人的道德能力所抱持的樂觀看法。他認為，這些傳統宗教拒絕真正的超越，並在其教義中神聖化古代中華帝國統治者的專制。

其次，劉挑戰了正統共產主義教條，稱它只是現代「人本中心」的投射。在實踐中，共產主義教條催生了革命的暴力機器和群眾鬥爭心態，剝奪了個人的人性與愛的能力，這在文革的集體暴力和道德虛無主義中暴露無遺。³ 在劉看來，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神聖之愛才能使受創傷的人性復原，並重建道德生活的希望。

這就引向了劉小楓對「超越基督論」的積極應用。他仿效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1926-），強調：基督作為聖潔的上帝，亦是十字架上受苦的上帝。這個形象與我們對完美上帝的投射形成鮮明對比。上帝不僅選擇了以這種方式來認同受苦的人性，更重要的是，祂在盼望中承諾愛、和平和正義，並藉此來抗議各種剝削、壓迫和異化的人性之惡。

劉指出，這種超越的基督論圖景，吸引了奧斯威辛之後的歐洲神學家和文革之後的中國神學家。他補充說，在後一種情況下，這種基督論可以成為標準，幫助我們分辨何為真正的革命：



那就是：一項革命必須是由上帝的愛和基督的人性所激發的抗議行動。這種革命所孕育的希望，就是讓來臨中的神聖力量干預此時此地人類的苦難。⁴

政治性的限制條件

一些當代學者認為，劉小楓對超越基督論的論述，是對歐洲神學家的典型模仿。的確如此。但劉與巴特或莫爾特曼仍有不同，他為自己的基督論設定了非常具體的限制條件，而這在神學上是難以成立的。事實上，這些限制是政治性的。

毛過世後，第二代中共領導層於1981年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其中設定了界限，即在歷史方面，將文革的起因作分割處理，把毛澤東思想與中共分開，以減輕在大規模暴力問題上對中共的集體問責。而劉的理論從未跨越這一核心文本所設定的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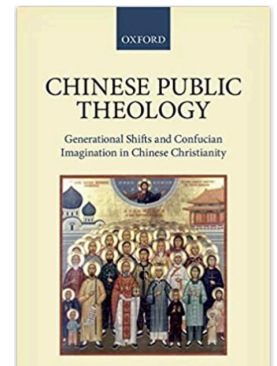
在神學上，劉小楓認為，耶穌基督解放與和解的希望只在個人層面起作用；至於國家、階級和種族等人類集體單位，他保留了它們永久處於衝突和暴力狀態的看法。由此可見，劉小楓對毛澤東思想的神學反抗只是部分的。

自相矛盾的回應

以上的分析表明，以劉小楓為代表的一些當代中國公共神學家，在他們的基督論述中，對共產主義體制下的暴力問題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回應。⁵ 一方面，他們批評反殖民戰爭之後出現的極端暴力，另一方面，他們又普遍接受中共書寫的勝利歷史，不去追溯被毛澤東思想抽象理論所掩蓋的共產主義暴力之深層根源。

以劉小楓為例，雖然他試圖以基督信仰取代共產主義暴力，但他對基督信仰的真理、愛和盼望等神學議題的探索，仍然存在盲點，這尤其體現在他參與到中共第二代領導層的自欺欺人與魚目混珠之中。

此外，基督教傳統所重視的正義行動，是在基督審判台前由神所判定的；而在劉小楓的超越基督論中，卻沒有提及這個觀點，這是很不幸的。這使得他的神學和倫理議題面對一個極大的試探，就是「跟上潮流」，即，成為共產主義體制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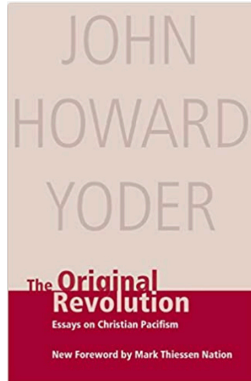


現今中國多數宗教和學術精英……正採用與劉相同的方式，即接受現有的暴力遺產和局面，並一廂情願地在其中試圖尋求最好的結果。 Most religious and academic elit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dopt the same approach as that of Liu, namely, accepting the existing violent legacy, and wishfully hoping the best outcome.

而且他本人也與那些積極擁抱這種體制的人並肩同行，要成為體制內部尋求改革的「士大夫」。


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誘惑。現今中國許多宗教和學術精英都置身於國家認可的學術機構裡；他們正採用與劉相同的方式，即接受現有的暴力遺產和局面，並一廂情願地在其中試圖尋求最好的結果。

然而，正如神學家尤達（John H. Yoder）指出的，現實主義涉及與主流立場的妥協，它傾向於神聖化現有的秩序，以此來謀求改革，或從中獲取利益。⁶ 因此，現實主義者習慣於捍衛現有秩序，反對先知性的批評。其代價則為：犧牲自己的獨立性和對真理的追求；而後者恰恰是神學反思和宣講的先決條件。



公共神學的尋求

總而觀之，劉小楓的早期基督論雖然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對於在基督與政權之間掙扎的中國信徒而言，並沒有提供明確的指導。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其神學思想裡，那位在創造和審判萬物方面如此重要且超越的上帝，卻沒有承諾在未來的國度中如何具體實現有自由、有愛的共同生活。

當新一代的中共執政者以捍衛國家利益為名，重啟極權統治和意識形態時，身處中國大地上的上帝子民們該如何找到公共神學的立場，來抵抗這種死灰復燃的暴力傾向，並且再次擁抱他們的鄰舍和仇敵呢？

作者為倫理學博士，旅德學者

註：1.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Rough Notes', *New Left Review* 61 (2010), p. 63. 2.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中西方詩人對世界的不同態度〉，1988年。 3. 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1996年。 4. 劉小楓，〈走向十字架上的真〉，1990年。 5. Alexander Chow,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Confucian Imagin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8-91. 6. John Yoder, 'Original Revolution: Essays on Christian Pacifism' (*Scottsdale: Herald*, 2003).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 (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 (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_本 (12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書》 _____本 (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本 (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_本 (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本 (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_本 (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本 (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 _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 _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訪古思今

土耳其與羅馬之行（上）

約書亞

在北京服侍了六年之久的約書亞牧師，在疫情等因素帶來的嚴密封鎖期間，因著神的恩典得以離開國門，到土耳其和羅馬，走訪使徒保羅的宣教腳蹤所到之處。旅途中，他深刻反思基督信仰歷代相傳的寶貴，及對今日的啟示。本文根據編輯對他的訪談整理而成。



土耳其的宣教士

我去土耳其，主要目的是探訪宣教士L和他的家。這位弟兄在我們教會剛植堂的時候就加入進來，成為重要的同工。他們夫婦的婚禮是由我證婚和證道。他們生孩子時，我第一個去醫院看望，給孩子禱告，教他們給嬰兒換尿布，包裹起來。

這位弟兄愛主的心非常單純。他的姐夫是從美國到中國的宣教士，他受姐夫的激勵而有志作宣教士。他原本在國內從事學生工作。第一個孩子剛出生後，他與我分享到穆斯林當中去宣教的心願。我答應為他禱告。

後來，他們確定要去土耳其。全教會為他們祝福，並和他們所參與的機構一起聯合差派。教會很多弟兄姊妹經常掛念他們，用金錢和禱告支持他

們。到了土耳其之後不久，他們就經歷很多難處，包括家裡遭賊，護照丟了等。他們一度非常沮喪害怕，甚至想趕緊回來。

他們目前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本地人中間從事宣教，專門向大學生傳福音。過去3年多，他們的事工很有果效。

土耳其的福音事工

我在他們家的時候，遇到一名土耳其女大學生。她的父親是共產主義者，母親是虔誠的穆斯林。L向她傳福音，她就信了主；9月下旬即將受洗。L陪我旅行時，她會幫他的妻子帶孩子，做家務。這位當地姊妹願意去幫助他們，我很感恩。

看到他們在土耳其的工作，我心裡很感動。他們從事跨文化宣教，向穆斯林傳福音，是很不容易的。L介紹我與安卡拉的7位中國宣教士見面，他們分享過去幾年所經歷的小復興，有三十多個土耳其本地人信主，真是特別寶貴！

土耳其有八千多萬人口，是個威權主義國家；當權者埃爾多安已經連任三屆總理。土耳其的基督徒總數只有約兩萬，比例非常低。當地百姓對西方傳教士十分反感。2012年有3位西方傳教士被殺，震驚全球。中國的宣教士在土耳其比較容易被接納，因為他們認為亞洲人不像西方人具侵略性；而且中土關係還挺友好。



我感覺土耳其人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非常驕傲，……認為伊斯坦布爾是世界的首都；過去的拜占庭文明、奧斯曼土耳其文明在歷史上都很重要。 The Turks gi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own culture. . . . They regard Istanbul as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Both the Byzantine and the Ottoman Turkish civilizations were historically important.

我這次去見過幾位中國宣道士，並聽說還有另一些，我知道的總共約有二十多位。有一些是教會和機構聯合差派，有一些是教會獨立差派。教會獨立差派的，往往處境更艱難。原來在中國的一些外籍宣道士，如來自美國和韓國的，在中國不能繼續工作後，就轉到了土耳其。這次我也遇到幾位。

在土耳其的行程

我8月19日飛離天津，晚上11點抵達伊斯坦布爾（Istanbul）。在那裡停留兩天，21日飛往安卡拉（Ankara）。這兩個城是土耳其的第一和第二大城市，一個位於西北，一個在其東南邊；前者人口一千多萬，後者四百多萬。

在安卡拉休整兩天後，開車到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的三個城市：以哥念、路司得及特庇，停留了兩、三天。然後回到安卡拉住一晚，第二天飛到伊茲密爾（Izmir），就是啟示錄七間教會之一的士每拿。在那裡租車，去啟示錄中的其他教會。停留了四天後，從伊茲密爾飛往伊斯坦布爾，再轉機飛往羅馬。



對土耳其的觀感

土耳其人認為自己是西突厥的後代，在歷史上和中國人有關係。因此，他們覺得在血緣上與中國相親。這是我接觸到的土耳其人告訴我的。

整體上講，我感覺土耳其人像清朝的人那樣夜郎自大，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非常驕傲，包括飲食、歷史地位等。他們認為，伊斯坦布爾是世界的首都；過去的拜占庭文明、奧斯曼土耳其文明，在歷史上都很重要；因此，現在他們依然很重要。

當然，這與博斯普魯士海峽的地理位置有關。從前他們與希臘、羅馬交戰，也有很多得勝的經

歷。而伊斯蘭文明取得這個國家的政權之後，又不斷給他們洗腦，帶來信仰上的自豪感。所以整個文化很自信。

但我覺得這種自信有些盲目，與他們目前的發展程度不匹配。就我所見，這個國家各個方面都比較落後，與北京、上海相比，至少相差二十年。但是，土耳其的人民卻覺得自己的國家挺發達。

文化上，大部分人認為伊斯蘭教是最好的。他們排斥基督教，以為基督教是美國的、英國的、西方的。他們對中國人友好的一個原因，是認為在文化上中國人對他們不具侵略性。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宣教的優勢。

土耳其上大學的人不多，大部分人是中等教育水平，高中畢業就出來做工。但是，人們的幸福指數很高，臉上常有笑容。城裡的夜生活很豐富，半夜兩點滿大街都是人。我7點起來，在街上看不到人；對他們來說那是凌晨。早上10點，吃早餐的人才多起來。整體來說，他們的城市生活非常放鬆。

土耳其沒有太多工業。軍工業相對發達，因為過去他們先後與敘利亞和希臘打過仗。俄烏戰爭

中，他們資助了烏克蘭無人機。這個國家的水路交通極其發達，進口商品非常方便，很多物資不需要自己生產，從日用品到汽車都是從中國、歐洲進口，沒有土耳其的品牌。旅遊業可說是它的第一大產業；整個國家就是靠旅遊來生存。

它的農業、畜牧業相當蓬勃，因為土地面積廣闊。土耳其是世界三大

美食國家之一，另外兩個國家是中國和法國。我在土耳其十天，吃了各種美食，飽享最好吃的佳餚！



雖然這個國家政教分離，宣教是合法的，但是本地的穆斯林社群對基督教是有敵意的。
Missionary work in Turkey is legal, for religion is separated from politics. Yet the Muslim communities are hostile to Christianity.

在土耳其的宣教策略

土耳其立國的時候，就設立了政教分離的體制，符合現代文明。雖然伊斯蘭教是其主流宗教，但並不是國教。土耳其也不禁止傳教，所以當地有教堂和教會。以宣教士的身分可以生活在土耳其，不會被趕出來。這與周邊很多伊斯蘭國家都不同。

從中國去土耳其，簽證比較簡單。如果在那裡置產，很容易拿到永久居留權。因此，中國人去土耳其宣教是很方便的。

這次在路上，神給我們機會，遇到一些穆斯林年輕人，早餐時與他們坐到一起，就聊起來。向當地的穆斯林傳福音，主要的困難是他們對基督教有誤解，導致他們排斥或反對。首先，他們有個根深柢固的觀念，就是：基督教的聖經是經過篡改的。很可能他們的小學或幼兒園就這樣教導。好幾個當地人都和我這麼說。

第二，他們認為，教會幹了很多壞事。例如，十字軍東征、美國攻打伊拉克等等。這是基督教需要面對和處理的歷史問題和國際政治關係問題。第三，他們不承認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堅信獨一真神不會有兒子。

如果要去穆斯林國家宣教，必須要針對這三個問題，從學理的層面、護教的角度，進行整全的神學理解，也要清楚教會歷史的真相，並且學習如何用處境化的方式來交流。有這些裝備之後，才能進到穆斯林地區去宣教。

雖然這個國家政教分離，宣教是合法的，但是本地的穆斯林社群對基督教是有敵意的。因此，所有宣教士都不會向人明說自己的身分。例如，L會說，我們是做大學生項目交換的，他實際上也會做這些工作。他會以這樣的身分邀請學生到他家裡來吃飯，教他們中國文化，免費與他們用中文交談。通過交朋友的方式，發現裡面對信仰感興趣的人，再帶他們查聖經。主要是透過個人接觸和建立關係的方法分享信仰。

走訪保羅宣教旅程的感想

路司得、以哥念、特庇，是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所經過的城市。他和巴拿巴在這三個地方受到很多逼迫。我們在路司得去了一個在牆上、像窯洞一樣的房子；據說，那裡是保羅曾經住過的。

我在這些地方默想。首先想到，保羅為了福音真的是受苦，付代價。其次，我想到保羅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配搭得非常好；但是，後來兩人就分開了。這讓我對同工關係有所反思。



這三個地方留下來的歷史古蹟很少。特庇現在就只是個大土堆。路司得和以哥念略有幾處地方可看。據當地人講，這三個地方都是很小的城鎮，也幾乎都沒有教會了。我們只能通過聖經文本，來想像兩千年前保羅在這些地方的工作，揣摩當時的教會。這讓我們體會，一代人他們有自己要服侍的對象；他們向神負責，工作的果效被紀念在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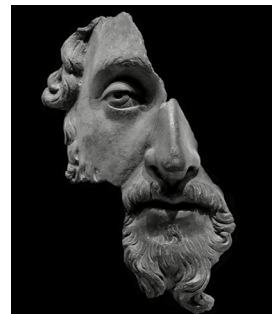
走訪啟示錄七教會的心得

啟示錄第2和第3章提到小亞細亞的七間教會：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我這次都走訪了。另外還去了歌羅西和西亞波里。

整體的感受可用物理學的“熵”（entropy）來代表。也就是：世上的事都趨向於虛無和毀滅。這些地方曾經繁華過，曾經有偶像崇拜、君王崇拜，神的百姓也在那裡作工；但是，一切都沒有留下，只剩下一堆瓦礫和石塊。

在推雅推喇時，我看到斯多葛主義（Stoicism）的一個代表人物，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里略的雕像，我上大學的時候很欣賞他，然而這雕像的頭有一半被砍了。還有些皇帝的雕像，要麼丟一隻眼睛，要麼頭只有一部分，或者腿剩半條。

參觀七教會的遺址後，



我……想像保羅、亞波羅、馬利亞、使徒約翰、以弗所的聖徒們，……因為愛耶穌所付出的一切……。想起他們受過的艱難，我心裡就受了安慰。 Envisioning Paul, Apollos, Mary, Apostle John, and the Ephesian saints, who sacrificed everything out of love for Jesus, I was heartily encouraged by commemorating the sufferings they endured.

我非常強烈的感受是：我不要在地上建立人的國！不要在意建築、人數、人的誇讚。這些都會消亡、朽壞。我在地上不要得冠冕，只要把人帶到基督裡，將來在神的面前得獎賞。

在以弗所的特別經歷

這些地方當中，我認為最值得去的是以弗所。在以弗所的約翰（主的門徒）墓地，我們同行的三人一起禱告。我在禱告的時候特別感動，很深的體會使徒約翰一生最重要的領受，就是耶穌所頒佈的愛的新命令。當我提到 *agape*（愛）的時候，旁邊那位亞美尼亞信徒不停地說：阿們！阿們！



第二處去看的，是馬利亞的居所。耶穌基督在十架上將他肉身的母親託付給使徒約翰，教會歷史上講，約翰把馬利亞接到以弗所養老送終。我在那裡也有很多感觸。



當晚我們就住在以弗所，在山上找了一個民宿。晚上L睡著了，我也很疲憊，但卻聽到有人在讀經，讀啟示錄2:1-7主耶穌對以弗所教會所說的話：“我知道你的忍耐，你的勞苦，你的服侍，而且你現在的服侍更加的勞苦。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責備你，就是丟棄了起初的愛心。”我想，半夜三更的，幹嘛讀經呢？我以為是L，就說：“你別讀了，

睡覺吧，有點晚了。”但後來還聽見朗讀的聲音。我清醒過來，仍然以為是L在讀，就叫他。L睡得糊裡糊塗的樣子，回答說：“我睡了，沒有（讀經）”。

我才知道，這是個異夢；可能是主在提醒我。我就跪在床上禱告，求主憐憫我。我反省自己的服侍，特別是最近一年的光景，真的覺得我的愛心越來越冷淡了，而且會儘量保護自己，免得受傷害。所以，我就向主悔改。今後雖然知道會受傷，但我仍然願意去愛。我禱告後，就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起來，在一棵橄欖樹下再次讀啟示錄中關於以弗所教會這一段，又重讀保羅所寫的以弗所書，一遍又一遍。我越發理解了為什麼約翰會寫這段經文。因為神向我們不要別的，只要一件事，就是耶穌問彼得的：“你愛我嗎？”（約21:15-17）。沒有了愛心，所做的一切都是草木禾稈。我就禱告說：“主啊，我這一生接下來服侍你，什麼都不求，只求一直到老還愛著你。就這句話。”

這是在以弗所的經歷，很深刻。



我在山上以弗所現在的小城，又遠遠地看著以弗所古城，看城堡的廢墟，想像保羅、亞波羅、馬利亞、使徒約翰、以弗所的聖徒們，在那繁華的城市裡，因為愛耶穌所付出的一切，忍受罪人的頂撞，被那城市的人和文化不接納，背起十字架跟隨主。想起他們受過的艱難，我心裡就受了安慰。（待續）

受訪者為恩福宣教士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皓子

1983年，我生於四川成都，是家裡的獨子，爸媽都是普通工人。從懂事起，我就一直接受無神論教育；也自認為是堅定的無神論者，直到大學一年級。

放蕩子聽福音

因為是按第二志願被錄取的，心高氣傲的我對大學並不滿意，瞧不起同班同學，甚至連老師也不放在眼裡。大一時我基本沒怎麼好好上課，整天跟一群狐朋狗友虛度光陰，還自以為很瀟灑。

學年末收到成績單時，我被一盆冷水澆到心都涼了。從小到大都以成績為傲的我，突然間失去了驕傲的資本。我感到恐慌和悔恨。但是因為一整年放蕩慣了，沒有力氣和勇氣去改變，只是繼續藉著沉淪躲避現實……

有天晚上，宿舍的同學慶祝生日，我又一次藉機灌醉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出飯店，身上還沾著血跡，因為一位同學摔倒受傷，沾到了我。迷茫、愚蠢、爛醉而污穢的我，剛好被一位基督徒朋友看到。她當時特別有感動，於是約了第二天與我見面，跟我分享福音。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聽到福音，心靈受到莫大的感動。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那天的場景，以及和她說過的幾句話。雖然她只用了短短三、五分鐘的時間，但我強烈地感受到上帝的愛。在我最不堪、最脆弱的時候，耶穌走進我的心裡，給了我一個特別溫暖的擁抱，



在耳邊告訴我：祂愛我。縱然我不值得任何人愛了，祂也愛我，甚至愛到為我而死！

當時我就特別願意相信，甚至覺得自己心裡已經接受耶穌了，只不過頭腦裡被灌輸的無神論障礙還需要解決。

那天晚上入睡前，我嘗試著第一次禱告，求上帝讓我認識祂、經歷祂。禱告完，我安穩地睡著了，很長時間沒有睡得那麼深沉踏實了。此後，我每晚睡覺前都禱告，特別虔誠而單純地祈求神。

活見證開心門

約兩個星期之後，這位朋友突然回天津老家了，只說家裡有急事需要回去，具體是什麼她也不知道。兩天後她回來了，第一時間約了我見面，跟我分享她家人所經歷的奇妙恩典。

為了讓我能充分理解事情的原委，她先分享了父母兩邊家族蒙恩的經歷。她爸爸90年代初初聽良友電台而信主，此後她父母兩邊的家族絕大部分都先後受洗歸主，家人們常常歡喜而熱烈地聚會，一同敬拜、讚美、聽道、分享，不斷經歷又真又活的神。她爸爸信主後，一邊經商，一邊帶領家庭教會。小叔一家也非常熱心，一邊工作一邊服侍主，兩位舅舅還蒙召做了傳道人，整個大家庭充滿了神的恩典。

她緊急被召回家，是因為她姥爺過世了，回去老家參加追思禮拜。她分享神如何通過超自然的方式，在禱告中回應、安慰了她們全家。

她所講的經歷太過神奇，我完全無法用“科學”來解釋，也不能自欺欺人地用“巧合”來搪塞。我不認為她會在姥爺去世的事上編造一個“謊言”來欺騙我，好說服我信上帝。所以，聽完她分享的當下，我就充滿信心和感恩地跟著她作了決志禱告，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

我至今清楚記得那個美好的日子——2002年5月24日。

這樣的家庭和這樣的親人，我從來沒遇見過，給我身心靈巨大而持續的震撼，使我堅信：這是只有神才能作的事。Never have I met a family or relatives like them. They gave me a huge and lasting impact both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which led me to a firm belief that only God can accomplish such thing.

被牧養速成長

雖然我自認為已經堅定信主了，不過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家庭教會。除了時不時跟她一起簡單地讀經禱告之外，並沒有得到有效的牧養。這樣單純但沒有教會生活的信仰持續了一年半，心裡雖信，卻沒有力量活出所信的，言行上看，我跟不信的同學並無二樣。

2003年北京爆發非典疫情，我因著躲疫情，得以有機會去她的老家，足足待了好幾個星期，期間更是經歷神的恩典。

她的父母待我這樣一個陌生人如同親兒子一般，其他信主的親戚都非常有愛心地款待我。我看到她的所有親人都真實地和睦相愛，覺得太美好了，如同地上天國一般。這樣的家庭和這樣的親人，我從來沒遇見過，給我身心靈巨大而持續的震撼，使我堅信：這是只有神才能作的事。

這幾個星期裡面，除了感受到他們身上自然而真實的愛之外，我幾乎每天都有好幾個小時聽講道或者見證。他們通過衛星電視接收台灣的好消息電視台節目，然後刻成光盤反覆播放。在那段時間我完整地聽了好幾位名牧的系列見證和講道，讀了幾遍《遊子吟》，覺得上帝的道太美好、太奇妙了。

每天我跟著他們一起讀經、禱告，時常聚會，信心得到了極大的鼓勵。我也有了奉獻自己全職傳福音的感動。回到學校後，我一有機會就跟同學、老師、家人傳福音，也希望在畢業之前，向所有同班同學及親友講一遍福音。

進教會勤服侍

大概又過了三個月，她們家人終於幫我們在學校附近找到了一個韓國宣教士建立的大學生團契式的家庭教會。我2004年11月第一次去，12月28日就受洗了，是那個教會最快受洗的一個，不過我覺得太慢了，因為我已經等了一年半了。

我熱烈地愛上去教會，所有的聚會一次都不落下：禮拜、小組學習、禱告會、傳福音聚會、神學培訓……只要是教會的活動，我一定積極參加。我也約很多之前傳過福音的同學、朋友一起去。不過遺憾的是，他們雖然一開始也很喜歡，後來留下來的不多，只有一位最最堅定的女同學，後來居然成了我的妻子和服侍上最重要的同工，感謝神奇妙預備！

從2003年11月至2019年8月，將近16年，我一直委身在這間規模不大的青年教會，接受牧養、教導與訓練，也參與服侍，從小組長、主禮、領敬拜、

帶禱告會到講道，我越發強烈地感受到服侍的美好。

在這期間，不但我自己的生命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也都經歷了生命的改變。這些都使我愈發覺得，人生沒有比服侍主更美好的工作了。



與此同時，我也傳福音給爸爸媽媽。他們因為看到我生命真實的改變，願意傾聽和了解。在一個週日早上，連續聽完了4集的見證系列之後，他們決志信主，並於2007年復活節在老家教會受洗歸主，而且積極參與聚會和服侍。他們成為我服侍道路上有力的支持者，感謝神的預備！

因頭疼許諾言

2008年我研究生畢業前夕，上帝有六、七次以特別強烈的全職服侍呼召我。有時藉著自己的靈修禱告，有時藉著聽道，有時藉著與屬靈長輩對話，有一次甚至藉著莫名其妙的疾病。

一天中午，我在宿舍看書，突然眼球後部劇烈疼痛，完全沒法繼續看下去。當時我以為是學習壓力大，睡眠不夠所致。下午休息之後，我感到好多了。沒想到，當晚睡著之後，半夜裡疼痛突然再度發作，我被疼醒。當時心裡很害怕，因為我身體一直非常健康，又熱愛運動，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也沒有生過任何重病。

莫名其妙的疼痛，讓我想起在非典期間因為腦溢血突然去世的同窗好友。非典流行的時候，他被父母緊急召回河南商丘老家。他父母是當地人民醫院的醫生。但沒想到，他竟在家裡連續頭疼兩三天之後，因腦溢血去世。據說，當天早上他爸媽還叮囑他，如果仍然頭疼，下午就去醫院檢查。沒想到還不到下午，他就離開這個世界了！

想起這位健壯如牛的足球隊隊友，我現在還唏噓感慨！當我半夜疼醒的時候，突然想起他來，擔心自己突然的頭疼是不是腦溢血？不過我並不懼怕，因為我堅信自己已經得救。我心中升起的，反而是很強烈的羞愧：如果我真的就這樣走了，那麼

生命短暫，沒有人能保證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陽。既然有了服侍神的心願，我為何還要耽延？

Life is short; no one is guaranteed to see tomorrow's sunshine. Why should I delay any further if I do have the desire of serving God?

自己以前一直禱告說“要全職服侍，要傳揚福音”的承諾，豈不是落空了？成了自欺欺人？

生命短暫，沒有人能保證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陽。既然有了服侍神的心願，我為何還要耽延？於是我當即禱告：如果神願意的話，我畢業就開始全職服侍。正好前不久教會的全職牧者因為要照顧突然病重的父親，辭職回東北老家了，如此我便跟神許下服侍的諾言。禱告完畢，頭疼幾乎立即消失了，我內心特別平安感恩。

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我的頭從未再疼過。

父母情順服心

然而，我要如何跟父母交代全職服侍的感動呢？我是家裡的獨子，是父母兩邊家族裡第一個大學生，唯一一個研究生，如何面對他們對我功名成就、光宗耀祖的期待呢？雖然他們已經信主了，但是要接受自己的兒子成為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太不容易了。

一方面，我強烈感受到上帝的呼召，另一方面，又極其不願意違背父母的心願，我該怎麼辦？

這時，教會的韓國牧者們建議我，邀請父母來北京，跟他們當面分享。於是，我畢業前的那個春節，給爸媽買了機票，邀請他們來北京過年，跟留在北京的韓國牧者和一些弟兄姊妹們過一個特別的中國年。

他們來後，受到大家熱情的款待，玩得非常開心，也很感動大家對他們的愛。而我的笑容背後，卻一直有顆很沉重的心：怎麼跟他們交代呢？

終於，在他們快回成都的倒數第三天的早晨，我們一起靈修完之後，我跟他們分享了我的感動和打算。不出我所料，他們如遭晴天霹靂，媽媽更是一直流淚。那天我們幾乎都沒說話，也沒出去遊玩。我在一個房間禁食禱告，或許他們在另一個房間經歷痛苦絕望……

第二天早上，照例應該靈修了，爸爸給了我一封信，大意是：“兒子，我們暫時不能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但是，如果你確定這是從神來的呼召，我們願意支持你。”讀到信的那一刻，我淚崩了，之前一直很堅決的心反而軟了下來，我怎麼忍心讓他們承受這樣的痛苦和悲傷呢？那一天我們也幾乎沒說話，也沒出去遊玩，我繼續禱告。

最後一天早上的靈修時間，我們坐在一起，我請媽媽先作一個禱告。沉默了好一會兒之後，我聽到媽媽哽咽的聲音，然後是跟爸爸的信幾乎一樣的內容：“我們不能理解，但是如果真是出於神的，我

們願意默默無聲。”

現在回想起來，我還為他們在那一刻的愛和理解的解格外動容，感謝天父給我這樣的父母！他們遠非完人，但是在他們有限的破碎生命中，我感受到犧牲的愛！

神呼召必供應


感謝主！祂的呼召和使用是極美的，祂也供應祂兒女的一切需用。2008年6月，我研究生畢業的那天，就是我全職服侍的開始，同時也是我與太太公開戀情的日子。

她是我大學同班同學，曾經的系黨支部書記，高中時期就成為預備黨員，曾對共產主義有過熱烈的幻想，因此曾攔阻了好多同學跟我去教會聚會，以他們黨員或入黨積極分子的立場警告他們。但她最終被神徹底顛覆反轉。

如今，她是我服侍、生活中最美的伴侶和同工！沒有她，我難以想像自己怎麼能走過這十多年的服侍之路。神也藉著她和三個陸續出生的孩子寬慰我的爸媽，讓他們看到上帝呼召的美好和榮耀，看到服侍神的家庭所蒙祝福和甜蜜。我的岳父母從一開始的激烈反對，到慢慢軟化；雖然還暫未信主，我堅信神在他們的生命中自有祂最合適的時間和安排。

在服侍教會的同時，神也慢慢預備、開路，使我在國內就有接受神學教育的機會。2012年8月，我得以獲准加入亞洲路德宗神學院針對大陸學

生的第一批神學本科和道學碩士的特別項目，一邊全職服侍，一邊學習神學。

如今我在麥馬神學院 (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 接受更深的神學裝備，期待蒙主帶領，學成之後歸國服侍，或者到祂所帶領的地方，與神的精兵一同擴張祂的國度，直到主來的那日！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



(接封底)

這些年紀輕輕的「良心犯」被下在獄中，前途是否從此斷送？他們此時是否感到完全絕望？2023新年之際，原是反省前瞻、調整方向、重新出發的時節，這些身陷囹圄的人還有如此的心情嗎？

靈命追求的標竿

「標竿」一詞，許多基督徒耳熟能詳。《標竿人生》多年來一直屹立在屬靈書籍的暢銷排行榜上。「向著標竿直跑」是新年講台上常用到的題目。這句極其勵志的話，出自使徒保羅在監獄中寫給腓立比信徒的書信（腓3:14）。

那監獄不是一般的拘留所，而是羅馬關重刑犯的牢獄。保羅所面對的審判攸關生死。在這種情境下，一般人必定終日忐忑，愁眉苦臉。然而保羅不僅精神飽滿，思緒清晰，而且還鼓勵腓立比弟兄姊妹：「與我一同喜樂！」（腓2:18）

他分享了自己超越環境的秘訣：心中只在乎基督。甚至若被斬首離世，他也認為是「好得無比」，因為能「與基督同在」（腓1:20-23）。活在世上，他對自己生命的鞭策就是「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3:11）。

耶穌如羔羊般替罪人代死，他的心中懷著至極的愛。這樣的愛，超過仁人的胸襟，高過義人的境界；是人間不可能有的，唯獨來自天上。耶穌呼召門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太16:24），保羅熱切地響應。他甘心「受苦，倒覺歡樂……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1:24）；他希望藉著自己經歷的苦難，能把基督愛的生命向更多人展示出來。

保羅所追求的這個標竿，是惡劣的環境不能拆除、無法阻擋的。當周遭愈黑暗，愛的生命所綻放的光芒就更亮麗。在患難中的人，若懂得保守自己的靈命，朝向這標竿直奔，便有福了！

肢體同心的標竿

腓立比是間可愛的教會，其中有好些真誠渴慕真道的人。教會初建立不久，弟兄姊妹便陪伴保羅經歷牢獄之災，親眼見證他在獄中讚美神，引致大地震。他們關心為福音奔波勞苦的使徒，三番五次千里迢迢送資金給他。保羅為他們非常感謝神。

然而，聽說了教會的近況之後，保羅內心相當沈重，因為有兩位熱心的姊妹彼此不合（腓4:2）。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目的之一便是要幫助他們再度同心，認真去修復關係的裂痕。因為「同心合意」不單是傳福音的必要動力，也是教會能喜樂的條件（腓1:5, 4:4）。

人和人如此不同，最親密、最要好的人，也難免有看法不同、如牙齒咬到舌頭的時候。怎樣才能「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以致實現「喜樂滿足」（腓2:2）呢？保羅向信徒指出，唯一的辦法，是「以基督的心為心」，效法主耶穌；要放下自己，不計較損失；完全順服，降卑再降卑；少顧自己，多多顧別人（腓2:1-8）。

地極宣教的標竿

在保羅的時代，羅馬是帝國的首都。作為外邦人的使徒，保羅很早便訂下宣教策略，認為他必須親自到羅馬去，一方面幫助當地教會成熟茁壯，另一方面也是要以那裡為基地，向國境邊界的西班牙進發（羅15:22-24）。但沒有想到，神是讓他戴著鎖鏈來到羅馬。

在禁衛軍看守的獄中，他不是被動等候審判，而是主動尋求神的心意。在案子尚未判定之前，他已經明白，神仍要存留他的性命，來建造教會（腓1:25-26）。當然，他心心念念的，仍是傳福音到地極的使命。

多年前，以《聖經特攻隊》（*God's Smuggler*）一書聲名大噪的安得烈弟兄（Anne Van der Bijl），2022年9月27日下午在荷蘭家中與世長辭，享年94歲。他在冷戰時期向鐵幕國家秘密偷運聖經，贏得了「神的偷運客」稱號。

鐵幕倒下後，他將注意力轉向伊斯蘭世界，創立了一個全球性的組織「敞開的門」（Open Door），支持受逼迫的基督徒。他認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會完全對福音關閉。一位俄羅斯牧師說：「安得烈弟兄對世界各地受苦基督徒的熱情和委身感動了我、鼓勵了我——尤其在我被關在監獄裡最黑暗的時刻。」

患難在2023年可能有增無減，但神的話已將明確的標竿放在我們面前。求主恩待祂的兒女，給我們奔跑的力量，注目標竿，奮起向前！



Philippians 3:14 NIV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患難中的標竿

蘇卿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向著標竿直跑。」（腓 3:13-14）

朋友發來緊急代禱事項。她的先生是伊朗人，有位親戚25歲，本來在當店員。2022年11月，德黑蘭的抗議群眾遊行到他服務的店附近，他因為把一個著火的大垃圾桶踢到路中央而被逮捕。據朋友說，他在獄中備受凌虐，且被騙而簽下認罪書，承認自己是那群抗議者的首領。當局決定近期要吊死他。

自當年9月起，伊朗便因女性頭巾事件引發暴亂，這是第一宗參與之人被判死刑的案子，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該次抗議長達兩個多月，過程中有幾百人喪生，大多是年輕人，還有數千人被關押。

在中國，自從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出現反政策的橫幅後，各城市陸續出現抗議封鎖的「白紙運動」。雖然為時不長，但有不少學生和青壯人士因此「被失蹤」。（接封底裡）